

日蓮三世宝卷

メタデータ	言語: Japanese 出版者: 公開日: 2017-10-03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hdl.handle.net/2297/28206

目蓮三世寶卷

屈指光陰似擲梭，殺心不死意如何。風魔塵世終成幻，好把玄機細琢磨。
莫言我佛遠西天，想見西天在眼前。問路睽違十萬里，成功欲得似雲烟。

上卷

一炷真香舉起來，登壇說法把經開。合堂男女靜心聽，降福延年無後災。

昔日南都關西，有一位傅相公名員外，自幼脩行，娶妻劉氏青提，未曾生育。員外向善持齋，看經念佛，獨造萬緣橋、萬佛堂，因集眾僧，稱名齋僧館。又有放生池，買物放生。齋僧佈施，廣結良緣。一日，員外行至門前，看家人挖蘿蔔。忽然來了一個老和尚化蘿蔔，員外隨即佈施與他。只(这)和尚手拿就食，員外說：“你只(这)和尚，好吸(吃)懶做，只(这)蘿蔔，也不拿到河邊洗洗，連泥就吸(吃)。”和尚聽員外說出此言，作偈一道：

多謝員外老善人，佈施蘿蔔與貧僧。若要河邊去洗淨，無常到了吃難成。

員外道：“懶和尚！洗蘿蔔這點光陰都沒有。”看他只(这)蘿蔔食完了，倒身而亡，驚動鄉鄰總甲，許多眾人，前來觀看。員外嘆偈一首：

堪嘆年邁老和尚，你的寶山住那鄉？不在禪林看經卷，奔波出外為身亡。

既知迅速光陰少，何不在廟等無常。今朝死在我門首，連累老漢受災殃。

員外嘆罷，鄉鄰總甲說道：“你員外齋僧佈施的善人，聲名在外，只(这)和尚，想必是來問員外化棺木的。你也不用鳴官動府，請員外買口棺木收殮罷。”員外聽說，即謝眾人，買得棺木收殮殯葬。夜來睡到三更時分，見和尚到得家中，員外便叫和尚：“你死在我家門首，買得棺木殯葬與你，只(这)就罷了。你又到我家中，所為何事？”和尚道：“我來酌(酬)謝員外的，還要酌(酬)謝夫人。”說罷往後堂而去，忽然不見。員外驚醒，聽得丫環報道：“夫人生下公子，請員外題名。”員外思道：“想必就是只(这)和尚，前來投胎。為化蘿蔔而起，遂取名傅蘿蔔便了。”員外立刻起來，焚香拜謝天地，作偈一首：

員外點燭把香焚，拜謝如來佛世尊。取名叫做傅蘿蔔，寄名稱為目蓮身。

忽一日有兩個和尚，來至員外家中，向前打個問訊，口稱：“員外好善日久，特來與汝安心。”員外十分歡喜，請問和尚，法號叫甚麼。和尚答道：“貧僧名叫有緣，師弟叫遇緣。”員外見說：“我今日遇緣了。”便叫梅香，到後堂請夫人出來，參拜和尚，聽講佛法。忙設法座，鋪設香案，就請和尚登壇說法。有偈為証：

人身難得今生得，中國難生今已生。明師難遇今朝遇，佛法難逢今日逢。

員外聽念，呵呵大笑，心中覺悟：“我今有緣了。”再請開示一偈，和尚說：“聽我道來。”

人生在世不能長，花酒叢中沒主張。百歲英雄如曉露，一身豪傑似朝霜。

員外說道：“想一身豪傑似朝霜。這等英雄，榮華富貴，田園產業，也是無用的。”和尚說：“聽我道來。”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縱有妻孥難代死，何曾兒女替爹娘。

萬貫家財帶不去，一雙空手見閻王。勸君及早尋門路，光景無多易散場。

員外說道：“夫人，我心欲意脩行了。今日幸遇兩位明師，教我夫妻二人。今日拜投為師，

皈依三寶，堅持五戒。”對天朝西跪下，發下宏誓大願，倘有開齋破戒，永墮地獄，不得翻身。起身傳受皈依，辦齋相待，辭別去了。投拜為師之後，道心堅固，功上加功，日夜修行。起了佛堂二座，一座叫齋館，一座叫三官堂。終日看經念佛，齋僧佈施，脩橋補路，週濟貧窮，廣結良緣，眾善奉行，打坐參脩，悟道養性，能知過去未來。忽然頓悟，功成圓滿，說：“夫人，你叫孩兒過來，我今日要歸家去了。並無別言，留下三千貫，一千貫看經念佛，一千貫與你齋僧佈施，週濟窮人，一千貫我兒經營買賣。有道書一封，與你母子二人。”叮嚀囑咐，久後切勿開齋破戒，須要道心堅固，日夜辛勤。謹偈二首：

開齋破戒千佛惱，引得眾人下火坑。擋住人天^①多受苦，永墮地獄不翻身。

狼虎伴中參大道，刀鎗林裏緊加功。任他刀劍當頭割，死也不開酒肉葷。

員外說言未了，念偈未完，只見異香清滿室，蓮座歸空，乘鸞跨鶴，白日昇天。有金童玉女，手執幢幡寶蓋，迎入天堂，萬古留名。目蓮請僧追薦父親，七日道場，功德圓滿。忽一日辭別母親，入報恩寺脩煉，削髮為僧，拜來果和尚為師去了。劉氏夫人，在家看經念佛，忽一日有娘家胞兄弟劉賈，來到傅家相見。與姐姐行禮已畢，分坐敘話。劉賈心中暗想：“姐夫今已亡故，我且勸他開齋破戒，看他怎樣回答。”說道：“人在世間，吃些穿些是真實。萬貫家財，不能消受，也是枉然。我有一句話，姐姐聽我道來。”

地獄門前酒店希(稀)，吃些穿些是便宜。不信打開棺木看，兩眼黃沙一口泥。

萬貫家財不受用，枉在人間走一回。脩道之人牛毛廣，悟道之人兔角稀。

劉賈說：“姐姐，為人在世上，吃什麼齋，受什麼戒。孟子曰：人至七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滿地豬羊鷄鵝，魚鱉蝦蟹，皆是人所吃的，你怎生作厭？”青提說：“賢弟此言差矣。今生富貴榮華，皆是前生脩定，世人知書不知理，都似夢中人。聖人又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聖人有惻隱之心，上帝有好生之德，你聽我道來。”

肉字中間兩個人，勸君切莫殺生靈。今生吃他十六兩，來世還他兩半斤。

十字街頭人吃犬，亂葬坑內犬吃人。諸君不解其中意，仔細思量人吃人。

劉氏說：“修行門中，吃齋為本，受戒為根，參禪第一。不能持齋受戒，均非善人。”劉賈道：“姐姐，小弟看見世上，多少吃齋修行的人，能有幾個到頭。我這裏有個陳道人，隨師護法，吃齋念佛至七十歲又開了齋戒。又有一個馬道人，講經說法，做人之師，替人家報本酬(酬)恩，消災念佛，至八十歲，他又破戒了。我看見多多少少吃齋人，一個也沒有到頭的。勸你不要作孽，開了罷。”劉氏青提，口中不言，心中暗想：“這些話也是真的，他今勸我開齋，我若不開，又恐齋戒不能到頭，被他恥笑，也罷。”

初吃長齋弗擔憂，長齋恐怕不到頭。有朝一日破齋戒，千日功勞一旦丟。

劉氏青提，被那劉賈勸動血心，便叫金奴，即刻到街坊上，去買葷酒，設席破齋。明日宰殺豬羊，吹彈歌舞，化子都來唱曲。自從開齋之後，每日殺害生靈，只圖口肥，不顧他命。白骨埋在後花園中枯井之內，歡樂無盡，不思日後恓惶。

劉氏青提沒主張，開齋破戒殺豬羊。勸他破戒為餓鬼，自己開齋不可當。

且說劉氏，被劉賈破戒，飲酒食肉，不知看經念佛，燒香佈施，亦不拜佛向善，作孽如山。

劉氏青提作孽深，開齋破戒殺生靈。羔羊美酒朝朝樂，再不思量去看經。

漫說劉氏作孽，且說益利告稟：“夫人在上，家奴叩頭。聽得小主，今日回家。”青提一聞

① “天”字疑訛。

此言，即忙着家人打掃佛壇，點燭燒香，鋪設經堂，看經念佛。目蓮回至家中，先到經堂參祖，拜別之後，至母親跟前問安，日日誦經。過了數日，有旁人對目蓮說：“自從官人出門後，你母親在家，殺害生靈，破了齋戒，開了葷酒。”目蓮聽說，心中好生煩惱，即對母親說：“父親在日，功成員(圓)滿，已往天堂。臨終時再三吩咐，留下道書，久後休要開齋破戒，難道忘了此言。孩兒出外，母親在家，怎麼就開齋破戒呢？”母親無言回答，目蓮有偈為証：

母親破戒殺生靈，違背父亡遺囑言。信了舅爹狂妄話，將娘推在地獄門。

且說劉氏，見兒道出此言，大罵一場：“不知何人搬我家是非，使我母子不安。兒吓，你若不信，即使金奴丫環，至後花園中，擺設香案，對天罰誓，劉氏若有開葷破戒，即刻亡在花園。”他不想虛空過往，有鬼使牛頭馬面，站立兩旁，等候多時。劉氏青提，起願未完，七孔流血，死在塵埃。被那鬼使活揸(拿)活捉，鐵索鎖着，牛頭押着，馬面打着，手扭脚擦，打得劉氏，皮破肉爛，鮮血淋淋，嚎啕痛哭，真個傷情。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到此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來到血湖池中，天色已晚，牛頭馬面，身體困苦，皆要安歇。將劉氏提到血湖池邊，望下一丟，紅浪滔天淹頭頂，嚎啕痛哭一場。看見池中些婦人，都是赤身露體，身上浸得皮開肉綻。劉氏便問眾婦人：“我等不知犯何罪過，坐在血湖池內受苦。”眾婦人說：“你初來不知，我等念偈你聽。”

未曾滿月堂前過，觸污宗祖與家堂。未曾滿月廚房過，觸污竈君過往神。

未曾滿月河邊洗，觸污水府海龍王。又將不潔衣裳晒，觸污天堂日月光。

眾婦人說罷，一齊嚎啕痛哭。忽然礁(礁)樓上，鼓打一更。

一更裡苦難挨，泪滿腔，血湖池內哭哀哀，痛傷懷，渾身皮肉都浸壞。思想在生日，身懷六甲胎，面黃肌瘦身帶胎，誰想死後還有害。兒不來救母，怎得消災？我的佛吓，那兒報娘恩，及早持齋戒。

二更裡苦難忍，泪紛紛，血湖池內冷如水(冰)，水又深，浸得皮破血淋淋。思想在生日，腸頭兒欲生，三番五次疼難忍，誰想死後還有災星。兒不來救母，怎得超生？我的佛吓，那兒持齋戒，救娘殘生命。

三更裡苦難推，眼目垂，血湖池內安然睡，痛傷心，身上疼痛如釘錠。思想在生日，吃盡兒女虧，出痧出痘費心機，誰想死後還有罪。兒不來救母，插翅難飛。我的佛吓，那兒持齋戒，替娘來改罪。

四更裏苦痛傷，泪汪汪，血湖池內苦難當，好淒涼，赤身露體受波浪。思想在生日，為兒吃盡忙，何曾吃口安逸湯，誰想死後有災殃。兒不來救母，怎得免災？我的佛吓，那兒持齋戒，搭救老親娘。

五更裏苦難挨，泪珠拋，血湖池內苦難熬，不肯饒，肚中饑餓誰知道。思想在生日，養兒防身老，四時八節紙錢燒。兒不來救母，怎得好脫逃。我的佛吓，必須持齋戒，替娘把罪消。

鐵棒打，眾婦人，嚎啕疼(痛)哭。求鬼爺，生慈念，饒我殘生。癡心口，口^①陽間，巴兒巴女。誰知道，造下罪，反累自身。

孝順兒，持齋戒，將娘來救。忤逆兒，殺生靈，連累宗親。

① 原书残缺。后字疑为“在”。

且說夜叉小鬼，將劉氏青提，起解到地獄，重重受苦，哀哀痛哭，實在傷心。忽思量兒在陽間，夫在天堂，奴在陰司，這般受苦，怎得知道，鐵石人聞，也要心腸裂碎。不想在陽間，行凶作惡，殺害生靈，吹彈歌舞，只說無妨，誰知到陰司，蓬頭赤足，短袴遮身，渾身打得紛碎，寸步難行，哭哭啼啼，叫一聲親兒，哭一聲丈夫，罵一聲梅香。我在陽間，不信修行，開齋破戒，打僧罵道，自作自受，報應分明，實在悔後(後悔)遲也。

陰風凜，黑氣騰，目無伴侶。劉青提，孤單單，獨自悲傷。
哭夫君，我親兒，怎得相逢。在陽間，做女人，不知道理。
殺生靈，害性命，飲酒開葷。到今日，惡貫滿，冤魂討命。
殺一命，還一命，不差毫分。吃八兩，還半斤，絲毫不錯。
老閻君，他判斷，不徇人情。繩又捆，索又綁，鐵枷枷了。
手又扭，腳又擦，寸步難行。牛頭打，馬面拖，上天無路。
大鬼敲，小鬼鎚，入地無門。若解到，變成殿，上案起呈。
他提着，做畜生，永不翻身。劉青提，在地獄，嚎啕痛哭。
悔不盡，從前事，錯了主章(張)。

却說牛頭馬面，將劉氏提到森羅寶殿，陰風凜，黑氣騰。見了閻君，交過鐵牌，往兩邊站立。閻王判斷審問，那幽冥見劉氏怒生嗔。

驚堂一拍將他問，滅像欺神罪不輕。折(拆)毀橋梁無路走，打僧罵道亂胡言。

“誰人叫你開齋破戒，殺害生靈，償還他的性命。”劉氏抬頭一看，看見閻君，上坐森羅寶殿，兩邊文武判官，手拏(拿)生死簿子，下面牛頭馬面，夜叉小鬼，分為左右，拿刀的，拿鎗的，拿鐵棒的，拿馬叉的，一個個如狼似虎，形像兇惡。劉氏青提，唬得胆戰心兢，雙膝跪在塵埃地，淚紛紛，哭啼啼，哀告閻君：“我兄弟名叫劉賈，勸我開齋。他說道食祿前生定，故此終朝殺生靈，誰想道(到)造下罪，地獄受刑。我的佛，哀告閻君，饒我殘生命。”閻王聽說，重重大怒，即傳判官，將劉賈生死簿查看。判官細查一番：“啓稟王爺，劉賈在日，五行十惡，殺戮過頭，陽壽已終。”閻王聽說，即提鐵牌，差了牛頭馬面，立拿劉賈回來。牛頭馬面，領了鐵牌，手拿鐵棒、馬叉、鐵索，離了森羅殿，出了幽冥，來到陽間南都關西，着令當方土地帶領小鬼，提拿劉賈。劉賈正在店中，殺豬賣肉，被牛頭馬面，一叉戳住，上鐵索帶去，入了幽冥，到了森羅寶殿，見了閻王，交過鐵牌，訊問他姐弟二人。作偈一首：

閻王天子不饒人，三曹對案審真情。姐弟二人還要賴，孽鏡台前見分明。

劉賈罰去畜生變，四生六道受苦辛。劉氏打入阿鼻獄，千年萬載不翻生(身)。

劉氏女，下地獄，嚎啕痛哭。悔當初，在陽間，不肯修行。

早知道，地獄裏，受此苦報。再不去，殺生靈，傷害性命。

不講劉氏在獄啼哭，且說目蓮，從母親死亡之後，買棺木收殮殯葬，將靈牌供奉在家，念經超度，思想劬勞養育之深恩未報，日夜啼哭。

娘吓，目蓮守孝伴靈牀，哭哭啼啼念金剛。娘吓，壽緣結果歸天去，不知我母在何方。

娘吓，叫兒想得肝腸斷，難止腮邊淚兩行。娘吓，三飧(餐)茶飯無心吃，想得孩兒面皮黃。

娘吓，今生不得來相會，你在陰來我在陽。娘吓，想你音容如在世，眼前不見我娘親。

娘吓，朝也想來暮也想，一夜哭到大天光。娘吓，睡在陽台想會你，驚醒南柯夢一場。
娘吓，我恨只(这)把無情劍，斬斷母子兩分張。娘吓，你去一日遠一日，孩兒想母路偏長。

娘吓，你在路中慢慢走，等你孩兒見閻王。娘吓，金針點破天羅網，我在西天相會娘。

娘吓，只因養育恩難報，聲聲訴念哭斷腸。

却說目蓮，孝順雙親，今爺娘命歸陰府，每日念真經，超度昇天，捨不得老萱堂，心中思想泪汪汪，養育恩難報。

恩深滄海原無量，且數十重眾苦辛。

一重恩。虧我娘，懷胎我，在腹中，茶不思，飯不想，面黃肌瘦，吃一樣，怕一樣，肚中饑，餓斷腸。只(这)恩情，想當初，苦我娘親。

二重恩。虧我娘，要分娩，將身側，一陣痛，二陣疼，疼痛難當，疼一陣，緊一陣，痛昏去，疼煞了。只(这)恩情，想當初，苦我娘親。

三重恩。虧母親，兒在腹中，要奔生，爪指輕痛，蹬衣胞，兒落地，母昏沉，咽喉氣喘，死過去，又還魂，險些兒，見閻君。想當初，苦了親娘。

四重恩。虧母親，生下我，纔放心，代兒子，取乳名，謹記八字，未滿月，出香房，穢污臭，最難當。只(这)恩情，想當初，苦了親娘。

五重恩。虧我娘，洗尿尿，和衲子，水成冰(冰)，透心涼，十指凍破，熱好挨，冷難當，不顧臭，不顧臟(髒)。只(这)恩情，想當初，苦了親娘。

六重恩。虧我娘，每日間，喂乳養，兒啼哭，娘心慌，連忙抱起，哄孩兒，上街坊，拿銅錢，去買糖。想當初，苦了親娘。

七重恩。虧我娘，到晚來，抱在懷，同兒睡，卧尿塘，蓆子濕，只(这)邊濕，睡那邊，那邊濕，睡只(这)邊，兩邊濕，睡身上。想當初，苦了親娘。

八重恩。虧我娘，出天花，兒身上，見標兒，不來漿，爺娘怕，敬痘神，許燒香，請先生，求藥方。這恩情，怎敢忘。想當初，苦了親娘。

九重恩。虧我娘，兒頑耍，放蕩行，前門望，口中喊，身上冷，穿衣裳，肚中饑(飢)，吃茶湯。這恩情，苦了親娘。

十重恩。虧我娘，請先生，上學堂，哄孩兒，上書房，休要頑耍，寫好字，娘有賞，還要做，新衣裳。只(这)恩情，想當初，苦了親娘。

實指望，我爹娘，洪福大，壽延長，享富貴，受榮華，長生不老。誰知道，壽不長，父先死，母後亡，將何恩，來報答，苦了親娘。到靈山，獻供養，喊母親，叫親娘，走也哭，坐也哭，你在何方？手槌胸，足頓地，滾^①成坑，得成塘，哭聲爹，哭聲娘，你在那方？想爹娘，人一雙，到西方，極樂邦，參佛祖，拜法王，好處去了。丟孩兒，在家鄉，看經卷，挑靈床。上西方，尋母親，安身之處，會見我，二爹娘。離情話，訴一場，養育恩，報答娘。會過時光，免得我，常掛念，茶不思，飯不想，朝也想，暮也想，想娘不到。可憐我，止不住，行也哭，住也哭，坐也哭，卧也哭，哭斷肝腸。

哭得天昏並地暗，哭得日月不分明。哭得八方愁雲長，哭得西方霧氣騰。

哭得烏鴉停住翅，哭得走獸滿山奔。哭不了的思親話，權且停聲慢講論。

① 原书此字缺中间两点。

却說目蓮，自從母親死後，日夜啼哭，難捨母親，不知可曾到西天有好處否？心中憂愁不定。那日在佛前參拜，思欲尋到西方，相會母親，方纔放心。隨即收拾衣服，打成兩個包袱，一頭包定經卷，一頭包定母親靈牌，拜別大眾動身，在路曉行夜宿，饑(飢)飡(餐)渴飲，千辛萬苦，作偈為証：

目蓮西天去尋母，肩挑經担曉夜行。受盡風霜無埋怨，為母劬勞養育恩。

担經向前恐污母，擔母向前污了經。仔細思量無擺佈，橫挑經担向前行。

不講目蓮尋母，且說南海紫竹林中，觀世音菩薩，看見目蓮往西天尋母：“不知他可有真心，等我試他一試。”便叫善才變一個女子，觀音變一老母，二人離了香山，來到半路途中，將荒山石洞，變做房屋。目蓮行走，天色已晚，見一人家，向前借宿。老母便問：“和尚，你是何方人氏？往那里去的？”目蓮說：“我是南都關西人氏，父親在日向善，母親持齋，今已亡故。貧僧超度，不知可曾往西天去否？我心念難捨，要到西天尋母。”老母說：“原來是個孝人，難得。老身所生一女，要招孝順之人，未曾訪到，如今來得正好，你在我家做一門女婿罷。”目蓮不肯，老母說：“聽我道來。”道情一首：

小和尚，好痴呆，你母親，既持齋，必定死後見如來。你等百年歸天界，相會母親敘情懷。如今怎得登仙界，在我家招為門婿，早生貴子接宗祧。

目蓮聽說怒生嗔，老母說話不中聽。自幼削髮為和尚，看經念佛奉世尊。

只為養育恩難報，要到西天尋母親。我今夜晚來借宿，不知道理亂胡(胡乱)行。

那女子見目蓮不從，也向前來說道：“此去西天，天河阻隔，凡人難到，還是在我家招親好。我有道情一首，奉稟。”

小師傅，你是聽，我和你，有婚姻。夫婦本是前生定，五百年前結下婚。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休往那西天尋母，在我家匹配為婚，受富貴快樂無窮。

目蓮聽說重重怒，小小女孩不識羞。你在閨房為女子，出乖露醜把人留。

吾要西天尋母去，誰愛紅粉女骷髏。如要再來戲弄我，不是人身父母生。

老母見目蓮立意不肯，閑話休說，便道：“更深了，和尚那邊房中安歇罷。”目蓮聽說，來到房中安睡，只因行路辛苦，竟自安睡。觀音菩薩，見目蓮真心尋母，菩薩同善才，回轉香山。目蓮睡醒，天明大亮，睜眼一看，不見房屋，身睡山洞，起來大怒：“不知甚怪，前來戲我。”挑起經担又走，在路行程，閑話休講。那一日到了天河岸上，不能行走，作偈一首：

目蓮西天尋母親，天河阻隔不能行。上面並無橋行走，下面又無擺渡船。

站在岸上嚎啕哭，淹死天河也要行。左思右想無計較，只恨足下不騰雲。

目蓮在河岸上哭道：“莫說天河阻隔，我目蓮就是碎骨粉身，也要尋見母親。”說罷，望下一跳，一唬，脫離凡胎，不認得屍首，當做那裡的死和尚。站在水面上，目蓮心內思想：“也罷，借屍首好過河去。”目蓮過了天河，上岸又走，到了西天，望見靈山，耳听雷音，鐘鼓齊鳴。目蓮心中大喜，作偈一首：

耳聽雷音鐘鼓鳴，靈山不遠面前存。異花新草開盈地，風動花香熏倒人。

仙桃仙菓(果)般般有，麋鹿猿猴處處奔。走上靈山雷音寺，參拜牟尼佛世尊。

目蓮參拜，跪在佛前，求乞慈悲，說：“我目蓮，未報劬勞之恩，尋我父母而來，因何不見？”佛曰：“你父親死後，是幽冥教主，地藏菩薩，留下護法，未曾送到西天。”目蓮求佛慈悲：“我母親在何處？”佛說：“你母親可是劉氏？”目蓮說：“正是。”佛曰：“他在日開齋

破戒，欺神滅像，打僧罵道，折(拆)毀橋梁，閻王差了牛頭馬面拏(拿)去，披枷帶鎖，丟在地獄中受苦。”目蓮聽說，嚎啕痛哭，有偈為証：

目蓮聽說痛傷心，嚎啕痛哭大放聲。只說母親到好處，誰知囹圄受苦辛。

空養孩兒成何用，未曾報答我娘恩。哀求佛祖生慈念，賜我泥犁救母身。

佛祖說：“目蓮，你母親造罪過重，不能赦放。念你行善救母，乃是大孝之人。賜你衣鉢九環禪杖，望幽冥去，將禪杖在地獄門上，輕輕一點，救出你母。鉢內有水飯，可與你母充饑(飢)。”目蓮聽說，心中歡喜，領了衣鉢禪杖，拜謝佛祖，出了雷音寺。來到幽冥，按落雲頭，站在鬼門關上，腳踏陰朝地府，哭哭啼啼，哀聲震動獄主，獄主差鬼卒去問，是何人在此啼哭，問明報來。鬼卒至目蓮跟前，問：“和尚為何在此啼哭？”目蓮答道：“領着佛旨，前來尋母不見，因此發悲。”鬼卒回復，獄主命請進來。目蓮隨到獄中，獄主起身迎接，便請問何方聖僧？上下法號？出家幾載？拜何師長？悟何道法？脩何佛門？目蓮答道：

姓傅蘿蔔目蓮僧，自幼出家誦經文。來果和尚傳道法，脩的虛靈最上乘。

獄主見說，十分歡喜：“我也自幼出家，尚未遇着明師，今得遇，不免低聲下氣，請問他個明白。”即向前施禮啟問道：

問師怎麼道根芽，問師怎麼道開花。問師怎麼道結果，問師怎麼道歸家。

目蓮說道：“你問歸家法則，必要堅持五戒，謹守三皈，聽我道來。”

明師一點道根芽，參透三關道開花。明心見性道結菓(果)，一移一步道歸家。

獄主見說，果然真僧，便謝開示之恩，說道：“前日有個罪魂，劉氏青提，他說有個孩兒，自幼出家脩道，想必就是尊師。”目蓮道：“正是。如今可在此否？”獄主說：“不在此處，與他胞弟一同起解去了。”目蓮又問鬼使：“此地是甚麼所在？”鬼使說：“是鬼門關，陰陽界，世人死後，必從此關走過。”有偈為証：

鬼門關上冷淒淒，獨自孤單無所依。拋却家鄉兒共女，別離枕上妾和妻。

眼中泣血千般苦，腹內回腸九曲悲。多少花朋酒友輩，今朝到此各分離。

目蓮聽罷，進關尋母，鬼使也不敢阻撓(擋)。目蓮正行之間，忽見一座高臺，有鬼使看守，便問道：“此叫何臺？”答曰：“名為孽鏡臺，照人心膽，聽我道來。”

孽鏡臺，鏡高懸，照人一世。善與惡，功與過，不差毫分。

這一照，任憑你，鐵嘴鋼牙。辯不過，賴不脫，如影隨形。

孝男子，賢女人，來到冥府。閻君爺，下森羅，親自接迎。

不要上，那高臺，容顏返照。自有個，賢孝光，透徹幽冥。

行善的，對照了，心中快樂。在陽間，結良緣，看破錢文。

隨時去，行方便，不肯暫罷。百而千，千而萬，德善加增。

到此地，兇星退，吉人天相。送各殿，遊一遍，再轉人身。

作惡的，鎖上臺，看他孽障。世上人，作惡事，日久月深。

第一種，忤逆子，雙親不敬。兄與弟，真骨肉，視若傍人。

妻共妾，子和孫，奇珍看重。爭家產，奪田地，一些不容。

盡由己，毫無人，憤高執傲。胸懷中，多奸詐，嫉妬貪嗔。

豈知到，頭頂上，神錄罪過。藏鏡中，等你來，對照分明。

罪過小，入四生，胎卵濕化。孽障重，下地獄，永不翻身。

鬼使說罷，便問道：“你是何人？到此做甚？”目蓮說：“我是陽間來的，奉佛目前來尋母，不知可在此否？”鬼使說：“前日有個劉氏，蓬頭赤腳，披枷帶鎖，牛頭馬面，手執鐵棒，打得一癩一點，啼哭而去。”有偈為証：

目蓮聽說痛傷心，痛哭嚎啕大放聲。母在世間持齋戒，何人叫母又開葷。

魚肉豈能添壽命，今朝地獄苦難伸。只恨舅爺心腸毒，連累母親罪孽深。

目蓮說罷，哭進關去尋母，鬼使見他手拿鉢盂禪杖，也不敢攔阻。行不多遠，見一高山，目蓮便問鬼使：“此是甚麼所在？”鬼使答道：“這是陽間癡呆男婦，不信佛法，殺害性命，飲酒茹葷，臨終之時，心中害怕，吩咐兒女，將紙錢焚化，以為送來冥府贖罪，那知毫無用處，堆積於此，故名破錢山。有偈為証，聽我道來。”

破錢山有萬丈高，鬼魂到此哭嚎啕。饒君化積千張紙，罪孽難消半纖毫。

陰司若受錢和鈔，貧者俱亡富可逃。地獄無邊苦海境，還須功德培為高。

目蓮聽罷，便問鬼使：“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使說：“有的。前日見他蓬頭赤腳，披枷帶鎖，牛頭馬面，手執鐵棒，打得哭哭啼啼而去。”

目蓮聽說痛情懷，嚎啕痛苦放悲哀。聽得母親身受苦，孩兒趕上替將來。

目蓮哭罷，又望前行。見一亭廠(敞)開四面，有夜叉小鬼看守，兩邊堆的男女衣服，目蓮便問：“此是何地？”鬼使說：“剝衣亭。”又問：“剝的是甚麼人的衣服？”答道：“剝的是捉蛇田雞，斬頭剝皮，慣打飛禽走獸，去毛斷足，日在市中賣錢，酗酒作惡之人。豈知陰間分毫不爽，受罪無窮。有偈為証，聽我道來。”

剝衣亭裏怨魂魔，冤冤相報沒差訛。罰他陽間為畜物，也是前身作惡多。

不敢惹人偏要捉，剝皮斷足痛如何。今在亭中相等你，剝下衣皮也不過。

目蓮聽罷，便問：“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使答道：“有的。蓬頭赤腳，披枷帶鎖，牛頭馬面，手執鐵棒，打得哭哭啼啼而去。”

目蓮聽說母受苦，不禁兩眼淚淋淋。當時若不依我舅，可免今時受罪刑。

目蓮哭罷，望前行去，又見一池，寒冰(冰)壘壘，其中男女魂鬼號哭，池上有鬼看守，便問：“此是何池？”鬼使答道：“此名寒冰(冰)池。”又問：“池內之人，是何罪孽？”答道：“係陽間男女，不衣父母翁姑，有錢不肯施衣濟寒，不惜物力，自穿着華美衣服，有衣不肯愛惜，決水放火害人，死後罰他在此池內受苦。有偈為証，聽我道來。”

寒冰(冰)池內冷氣侵，不惜衣裳必到臨。自己身穿美麗服，布衣不着父母身。

有錢驕吝難施捨，不做衣裳濟困貧。決水旱淹並放火，此種罪孽入寒冰(冰)。

目蓮聽罷，便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使答道：“前日有個劉氏，蓬頭赤足，披枷帶鎖，牛頭馬面，手執鐵棒，打得啼啼哭哭，解過去了。”

有目蓮，聽說是，母親受苦。止不住，兩眼中，淚下如淋。手捶胸，腳得地，嚎啕痛哭。哭得那，眾小鬼，聽也傷心。爬不到，霎時間，一程趕上。趕上我，受苦娘，一路同行。倘有那，輕重罰，兒身可代。可免我，養育娘，身受陰刑。

目蓮哭罷，望前趕去，只見前面一座高山，山上有無數雞兒，生得銅嘴鐵足，食人眼目，有鬼使把守。目蓮問道：“此是甚山？”鬼使答道：“此名神雞山。凡人在世，兩目精神光彩，不以正用，慣看人家婦女，多看淫詞豔曲，日夜賭博。又有一種風鑑，兩目不識地理，亂代人家點穴，輕則敗壞，甚則絕嗣。又有一種婦女，專以兩目勾情，死後皆罰上此山，使銅嘴

鐵足雞，食其心眼，使兩目永不能視物。有偈為証，听我道來。”

神雞山下路途歧，鐵嘴雄雞世所奇。專吃人間窺女眼，單叨世上看郎眉。

淫詞賭博貪看耍，地理不明慣相欺。此輩人兒歸地府，罰他雙目不能窺。

目蓮聽罷，便問鬼卒：“可曾有個劉氏到此。”此鬼卒答道：“有的，被牛頭馬面，棒打鞭敲，哭哭啼啼，起解去了。”

目蓮聽說娘解去，不住兩眼淚紛紛。只恨舅爹心腸壞，勸我娘親又吃葷。

今日娘親身受苦，使我心中如火焚。我今趕上將娘替，養育恩情報幾分。

目蓮哭罷，望前趕去。又見一座庄院，內設柵欄，陰氣凜凜，無數鬼魂，變為驢騾六畜，四面有鬼卒把守。目蓮問道：“此是何地？”鬼卒答曰：“此名變牲所。凡在世為官者，食祿不忠，貪財受賄，酷虐百姓；為民者，不完官課，枉取人財，明瞞暗騙，欺心昧己，大秤小斗，輕出重入，欠負不還，收息過分。一切損人利己者，死後入此所，以變畜牲填還。更有在世不肯持齋，好殺生靈者，亦罰此所變畜，受刀割之報。有偈為証，听我道來。”

為人死後變諸牲，總為生前結下因。

食祿不忠還酷虐，欠糧賴債利過身。損人利己多瞞昧，不肯持齋戒殺生。

罰他此處為畜類，報應分明理最真。目蓮聽罷，便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卒答道：“有的，牛頭馬面，解赴前去了。”

目蓮到此不見母，不禁嚎啕又放聲。得見老母親身面，願代娘親受罰刑。

目蓮哭罷，趕去尋母，見一處廣設油鍋，牛頭馬面，將些罪人，叉下油鍋，肉化骨酥，痛苦千般。目蓮便問：“這些罪犯，生前作何惡孽？”鬼使答曰：“他在陽間，專將鱗甲毛羽生靈，買來割剝，鮮血淋淋，洗淨白肉，丟入油鍋烹炙，香甜美味，只圖口腹，全不思上天好生之德。罰他到此，抵償物命，報應不爽。有偈為証，听我道來。”

只為生前作孽多，今朝不免下油鍋。口中香美滋膏味，都是猪羊雞鴨鵝。

在世烹他雖適口，陰間炙已待如何。為人不犯葷腥味，死後都歸安樂窠。

目蓮聽罷，便問鬼使：“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使答道：“有的，起解去了。”目蓮又望前去找尋。只見一池紅水滔天，有無數男婦鬼魂，浸在池中，池上有鬼看守。目蓮問道：“此名何池？”鬼答道：“此是血污池。凡人在世，不問男女，不務正道，多貪酒色財氣，死後罰在池中受苦。有偈為証，听我道來。”

惟有人生造孽多，不脩品行念彌陀。多貪酒色並財氣，不孝父母逆公婆。

目蓮聽罷便嘆道：

有目蓮，歎血湖，其中罪犯。都是那，在陽間，不好之人。

為女子，在家中，嬌慣成性。不曉那，女人家，四德三從。

只任己，情性乖，招非惹是。習慣了，古怪性，鬪氣紛爭。

幾句話，不對頭，潑天大鬧。蓬了頭，赤了脚，將命來拚。

嫁出門，做媳婦，丈夫不敬。逆公婆，惱妯娌，咒罵居鄰。

倘有事，稍拂意，尋死覓活。欺伯叔，侮丈夫，不顧品行。

貪美味，愛好衣，塗脂抹粉。裝成了，妖怪樣，引誘他人。

丟父母，與公婆，丈夫體面。花銀錢，娶得你，反辱家門。

有一等，做公婆，省吃儉用。掙下了，家和產，遺子遺孫。

娶了你，這媳婦，浪吃浪用。將家產，敗完了，反落壞名。
有一等，無節婦，丈夫纔死。就勾引，風流子，入室偷情。
叫丈夫，魂靈兒，怎不切齒。自然到，閻羅殿，訴(诉)過分明。
叫牛頭，和馬面，鎖拿女鬼。墮血湖，吃血水，永不翻身。
女人犯，一切罪，到此受苦。男子漢，犯了罪，一樣施行。
一種人，好吃酒，不顧父母。約三朋，拖四友，終日醺醺。
酒醉後，信口談，胡言亂語。豈知道，醉後語，最易傷人。
甚至於，乘酒力，將人打死。連累了，一家人，受怕担驚。
酒醒後，方懊悔，當初不戒。若戒去，可免了，今日災星。
又恨那，槽坊主，諸般不做。單將此，好五穀，孽障釀成。
追恨那，古儀狄，美酒獻禹。到後來，承此業，相繼其踪。
陰司內，故罰他，鄴都受罪。到如今，還未曾，得轉人身。
有一等，好風流，廣貪淫慾。見好女，和好婦，必想奸淫。
有千方，出百計，勾引上手。守節的，一時間，動了春心。
到後來，懊悔時，懸樑高吊。有閨女，始知情，引誘成奸。
初時節，許允他，百年偕老。到後來，懷六甲，現影露形。
反彰揚，醜聲名，致女傷身。有和尚，和道士，招歡買笑。
合春方，和丹藥，助陽宣淫。這些人，也罰在，池中受罪。
愛財人，見銀錢，不顧其身。有錢人，又不肯，將貧周濟。
放重利，貪滾剝，貧苦親鄰。生妄想，造華堂，千間嫌少。
又誰知，屋造成，一命歸陰。空存了，獸鼠窩，出妖出怪。
任憑你，財百萬，難通冥府。反不如，在陽間，積德脩因。
一種人，好賭氣，不顧性命。頃刻中，能使他，家破亡身。
聞氣人，拋妻子，不顧父母。忍不住，一口氣，身受重刑。
動氣的，有多少，因氣成病。氣悶在，心腹內，鼓膈成真。
心胃疼，頭眩昏，腎虛血疾。到後來，病漸重，一命歸陰。
這些人，在陽間，不肯學好。歸地府，受此報，血湖泡浸。
有目蓮，憐眾鬼，身難代替。趕上前，尋母親，不能暫停。

目蓮嘆罷，眾鬼齊哭，悔之莫及。目蓮便問卒：“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使答道：“有的，起解去了。”目蓮就望前行。正行之間，見一座山，不生草木，上有油荳油沙，其滑無比。只見牛頭馬面，將些罪鬼趕上此山，前進不得，後退挨打，嚎哭之聲，不忍聞之。目蓮問道：“此是何山？”鬼說：“此名滑油山。凡人在陽間，有錢不肯修橋補路，施捨路旁燈油；貧不安本分，偷鋪路磚石，路旁燈油，專做油線緞疋；行路不讓老人，以及殘廢，佔侵官路，掘掘墳山，死後罰在此山受苦。有偈為証，聽我道來。”

滑油山上滑難行，只為生前意不平。不肯脩橋並補路，吝財不捨路燈明。

墳山掘掘還佔路，神鬼當空看得清。待到魂兒歸地府，滑油山下使長征。

目蓮聽罷，便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答道：“有的，起解去了。”目蓮又望前行，只見一座高臺，臺上有些鬼魂在上，上有四字“萬慮皆空”。臺下有無數鐵柱，綁縛剜心，

有鬼使看守。目蓮問道：“此是何處？”鬼說：“是望鄉臺，臺下是剜心所。凡人死後到此，使之上臺一望，只見家中妻子，財產子孫，皆在目前，一望皆空。或有萬貫家財，丟與子孫，貪歡頑笑，弄得七零八落，不思報答父母，只管穿吃嫖賭，邀朋會友，宰殺生靈，只(這)是造孽。心中酸痛嚎哭，懊悔生前，未曾積德脩行，多立功德，以抵死後罪過。正是財帛盈箱不能帶，孽障隨身豈得丟，望過下臺，行善者無事即去，行惡者綁在鐵柱上剜心。所剜者皆是忤逆心、奸盜心、邪淫心、謗正附邪心、毀僧罵道心、很(狠)毒心、妄想心，世上一切不平心，俱要剜出。有偈為証，聽我道來。”

方今五七上臺者，望見家鄉心內酸。欲與妻兒長短話，陰陽世界兩相懸。

雖有子孫齋醮做，生靈勿殺可解冤。豈知欲報生身德，惟有修因結善緣。

勸人用意莫奸淫，妄想機謀造孽深。死後閻羅天子判，斷然剜出不平心。

目蓮聽罷，便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答曰：“有的，起解去了。”目蓮又趕去尋母。正行之間，見一座城門上，有“枉死城”三字，城內陰風凜凜，也有鬼看守。目蓮問道：“枉死城中，是些甚麼鬼魂？”答曰：“俱是冤魂孽障，或兵刃所傷，或水火所殺，或因氣悶而死，或因事自盡。這些魂靈，收在城內，冤冤相報清白，然後提出，再行發落。有偈為証，聽我道來。”

枉死城中孽障深，為因連累命歸陰。冤仇報應分明白，纔見閻羅法律森。

若是忠臣並孝子，死後立刻即為神。免得城中來住息，見得陰司報應分。

目蓮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答道：“有的，前日打此經過，即時牛頭馬面，棒打鞭敲解去的。”目蓮聽說，又望前去。見一個所在，那些夜叉小鬼，將些人綁在柱上，一鋸兩半個。目蓮問道：“這輩人作何罪孽？受此苦惱。”鬼曰：“他們在世，慣作淫詞、歌豔曲、演淫戲，或敬神祇，不點忠孝節義等戲，偏點風流邪淫之戲，使男女看得心中感感，以假作真，不能全其節義。死後到此，罰他受此苦惱。有偈為証，聽我道來。”

鋸解(解)刑罰痛傷心，鋸得陽間不正人。敬神演戲歌春曲，男女觀之感感深。

守節不終重改嫁，將他一鋸兩開分。要知能免磨解(解)苦，莫起奸邪淫慾情。

目蓮聽罷，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答曰：“有的，起解去了。”目蓮又趕前去，只見那些鬼卒，將罪人或綁或網，或開膛，或剖腹，或拔舌，或抽腸，其慘難言。問道：“這些人在世，造何罪孽？”鬼使說道：“那拔舌抽腸的，在陽間逞刀筆之才，欺官傲上，口能舌辯，慣說是非，亂道黑白，造誣言誹謗善良，甜言蜜語，惑騙銀錢。那開膛剖腹的，是在陽間，作孤僧野道，邪道惑人，煉紅鉛為至寶，專行淫慾，假稱師祖，旁門悞人生死，或作強盜劫賊，放火搶奪，火燒山林，一切生靈，死於他手，罰到此地，受此苦惱。有偈為証，聽我道來。”

世間造孽皆由口，黑白真偽信口言。誹謗善良兼誘騙，抽腸拔舌理當然。

自稱師祖將人惑，更作孤僧野道禪。採煉鉛丹成淫慾，罰到開膛剖腹泉。

目蓮聽罷，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那鬼答道：“有的，起解去了。”目蓮聽說，趕去尋母。又見前面一處，那些鬼卒，綁那罪婦，放在榨上，榨得鮮血遍流。目蓮問道：“這些婦人，犯的何罪？”鬼曰：“他在陽間，慣貪淫慾，不能生男育女，還妬丈夫娶妾，死後罰他受此苦惱。有偈為証，聽我道來。”

鐵板地獄痛傷心，榨得陽間女婦人。貪淫不得生兒女，還妬丈夫娶妾身。

宗祀不承為不孝，故到陰司受此刑。要免陰司榨壓苦，在除忌妬早脩心。

目蓮聽罷，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卒答道：“有的，被牛頭馬面，打得哭哭啼啼，起解去了。”

有目蓮，聽說道，母解去了。止不住，兩眼中，淚雨千行。

手捶胸，腳躪地，哭得不息。叫一聲，我親娘，好不悲傷。

為兒的，趕不上，心中叫苦。趕上了，將身代，也是該當。

目蓮哭罷，又往前行，見山一座，山上有無數鋼刀，鋒快無比，山下猪羊犬馬鬼魂，那小鬼夜叉，將罪鬼，撩上刀山，叫苦之聲，真不忍聞。便問道：“刀山之上，是些甚麼罪孽？”答曰：“這些罪人，他在陽間，造賣假藥，殺人性命，專造假貨騙人財，更有唆人爭訟，誘人嫖賭，離人骨肉，破人婚姻，姦人婦女，反敗名聲，死後罰上刀山受苦，有偈為証。”

刀山地獄苦難伸，專鏃陽間刁滑人。賣假東西欺呆漢，陰謀暗算(算)害人身。

千般機巧傾房屋，萬惡奸刁妬宗親。如此鬼魂來冥府，刀山斷要受艱辛。

目蓮聽罷，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答道：“有的，起解去了。”目蓮又望前行，只見一村，無甚人住，惟有惡犬嗷嗷，專咬那些罪犯，或拖腿，或咬手，或咬頭，或咬背，只見些鬼啼哭，旁有鬼使看守。目蓮問道：“此惡犬咬的甚麼罪人？”鬼使答曰：“這些罪犯男女，暗室偷情，談人閨闈，怨天恨地，不敬神祇，不惜字紙，死後到此，必被惡犬所咬，有偈為証。”

惡犬生來似虎形，張牙舞爪向他奔。在生昧理驚天地，只想偷情結私恩。

折(拆)散婚姻罪孽重，聖賢字跡不思存。鬼魂從此來經過，惡犬將他一口吞。

目蓮聽罷，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答道：“有的，起解去了。”目蓮又向前尋母。行不多遠，只見小鬼將些犯人，放在碓內，搗得皮肉，爛如糲漿，便問道：“這些罪人，在陽間作何罪孽？”答道：“他們在世，掘人墳墓，將屍骨作器皿，賣與人用，或合藥迷人，加之大秤小斗，不孝父母，阻人佈施，謗人念佛，持齋脩心，不信因果行善，故罰他受此苦楚，有偈為証。”

碓舂地獄有前因，報應分明卻是真。掘墓盜屍兼合藥，不憐父母當途人。

再加謗毀佈施者，不信脩心清淨身。如此鬼魂歸地府，碓他如米一般新。

目蓮聽罷，便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卒答道：“有的，起解去了。”目蓮又望前去尋母。正行之間，見一座房屋，炊烟接天，熱氣蒸騰。朝裏面一看，並無鍋灶，只有空心銅柱數根，大可一圍，內裝炭火，燒得通紅。那些鬼卒，將罪犯綁上，頃刻渾身，皮肉盡脫，只見白骨枯焦。目蓮看見，實在悽慘，便問道：“這些鬼魂，所犯何罪？”答曰：“他生前好吃異味，將些活物，放在火烙上，烘炙透酥，然後用作料和食，不惜生靈，不信勸善言語，暗地破人齋戒，死後發此，受炮烙之刑。有偈為証，聽我道來。”

炮烙之刑慘異常，活身綁柱骨焦黃。生前炙物貪香味，死後將君烙備嘗。

暗破人戒增罪孽，善言不信罪難當。欲消死後刑炮烙，早惜生靈進佛堂。

目蓮聽罷，便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卒答道：“有的，起解去了。”目蓮又望前去尋母。行至一處，見鬼卒將些鬼魂，倒裝在磨上，小鬼推磨。便問道：“這些人犯何罪孽？”答曰：“他在陽間，不信佛法，不敬三寶，誹謗正言，倚勢作惡，欺壓善良。謀人財產，佔人妻妾，欺孤逼寡，妬富笑貧。借錢不還，暗算欺懦，專說壞話，故有此報。有偈為証，聽

我道來。”

挨磨地獄苦難當，罪鬼臨之已斷腸。在世妄為非禮事，陰司半點不能藏。

將身倒放在磨眼，皮肉如漿骨似霜。欲免陰間磨上苦，持齋念佛效忠良。

目蓮聽罷，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卒道：“前日有的，今已起解去了。”目蓮聽得此言，即望前行。不覺到得孟婆茶店，舉目一望，見有大殿，兩旁有臺，傍設鍋灶，週圍廊房，數百餘間。只見男男女女，進的進去，出的出來。又見無數男女，坐此吃茶。目蓮問道：“此是甚麼所在。”答曰：“此名孟婆庄，廣採世間藥物，合成似酒非酒之味，故曰迷魂湯。凡在世間作惡之人，使他吃下，迷却前生靈性，如有聖經佛語神咒，始勤終怠，即寫‘本來面目’四字，投到陽間或數日數月死亡，待他忘却真言法語，然後勾到陰司，發付各獄受苦。有偈為証，聽吾道來。”

陰司設立孟婆莊，專造迷魂大補湯。根行深厚靈性在，便來此地有何妨。

如其自悞未修者，只怕終歸地獄藏。犯罪鬼魂解到此，罰他飲過見閻王。

目蓮聽罷，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卒答道：“有的，起解去了。”目蓮問道：“此是甚麼所在？”答曰：“奈何橋。其高無比，長八十一丈，濶一寸三分。”只見夜叉鬼使，手執鐵棒，將那些奸貪詭詐，強暴兇橫之輩，打得啼哭，押上橋梁，未走幾步，跌下，被毒蛇惡物，亂吞亂搶。又見仙童仙女，手執幢幡寶蓋，接引□□^①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人，平平穩穩，如登雲一般，送他過去。目蓮嘆道：“話不虛傳，有偈為証。”

奈何橋上判分明，只為生前枉惜金。貪貨貪財難停刻，為子為孫錯光陰。

造成惡孽冥來報，積下深仇橋底沉。惡物毒蛇亂吞搶，魚蝦蟹鯨當路經。

孝士忠良仙接引，功高德厚鬼恭欽。或送西方去安享，也有樂善再修行。

心明似鏡魔難找，性定如山孽不尋。寄語陽間未來鬼，莫臨此地受冤情。

目蓮嘆罷，正望前行尋母。忽遇一大盤，輪轉不息。有小鬼看守，目蓮問道：“此是甚麼所在？”鬼使答曰：“乃是六道輪迴。”目蓮便問：“何為六道輪迴？”鬼曰：“所謂六道者，富、貴、貧、賤、胎卵、濕化是也。輪者，或輪世間為人，或輪陰曹為鬼，或富貴輪為貧賤，或胎卵輪為濕化。迴者，去而復來也。故曰：任爾千般巧，都在輪流中。第一道金路車出來的，高官峻爵，為侯作宰。因他前生，功高德廣，看破紅塵，知在輪迴之中，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第二道銀路車出來的，穿縐着緞，居住水閣涼亭。因他在世，不敢作惡，時刻提防，戰兢作事，清白為人。第三道玉路車出來的，疲癯殘疾之人。因他在世，功少過多，雖變人形，長街吃化，癱瞎沿門叫喊，有眼有腳天堂路。第四道銅路車出來的，胎生，披毛戴角，變為畜類失人形。因他在世，誑論人財，借債不還，變畜還報。或在世間，憤高執傲，目空海內，故今變為畜類，開口便罵，舉手就打，不敢擡頭，食的污濁之物，睡的污濁之地。第五道石路車出來的，卵生，身披濕毛，見人胆戰心驚，飛騰遠避，性命在眾人掌握之中。因他前生，仗着家私勢力做事，一手遮天，天下人皆不在他眼底。或尊卑同姦，老幼同淫，故變為鳥雀還報。第六道木路車出來的，乃是濕化之物，因他在世間，惡貫滿盈，或魚蝦當飯，或作魚蝦生涯，故今亦變魚蝦還報，與眾人火燒油煎。故陰曹報應，絲毫不爽也。後有十字文一篇，聽我道來。”

有鬼使，答道上，目蓮尊者。過了這，奈何橋，六道另分。

① 此二字原书缺损。

行善的，依善報，平安吉慶。作惡的，到此地，半點無差。
第一條，金路去，轉為富貴。做高官，定人爵，祿官(享)萬鍾。
頭戴的，烏紗帽，威風凜凜。身穿的，朝服袍，玉帶整齊。
上得任，屋千間，高庭大廈。只(这)都是，皇帝命，百姓造成。
或出外，八人擡，前呼後擁。如同那，活神仙，實在逍遙。
你可知，他這福，從何來官(享)。皆因是，前世裏，積善修因。
或濟貧，贈急苦，務民之義。或施茶，兼送藥，過路貧民。
或修那，數百年，崎嶇之路。或造那，千萬人，要道之橋。
或設那，養老堂，貞孝旌表。或砌爐，惜字紙，敬重聖明。
或裝金，塑佛像，令人恭敬。或修廟，及寺院，古刹名存。
或作醫，學陳生，贈人參藥。或刻書，廣佈施，天下流通。
感動那，癡迷漢，替天行道。結成了，萬人緣，安官(享)太平。
第二道，銀路車，一種男女，或綢緞，或布服，等等不齊。
皆因他，前世裏，善根種大，所以這，穿的福，不用憂愁。
或做人，忠厚道，老成一個。或省吸(吃)，又省用，補拙養廉。
或朋親，共來往，清白禮道。或持齋，誦佛號，如在致誠。
或當家，照舊日，章程不改。光於前，裕於後，耀祖榮宗。
或惜穀，如貴珠，不遺一粒。或惜薪，比愛桂，不肯費燒。
或奉親，如老萊，十分美好。或夫婦，如梁鴻，舉案齊眉。
或兄弟，如姜家，每宵同被。或買賣，如同那，管鮑分金。
或說話，無半點，將人欺壓。或遇事，人做易，我派做難。
或終身，能讓耕，又能讓畔。或逢人，便化導，不肯失人。
第三層，輪玉路，轉出來的。乃殘疾，是六根，不全之人。
請教是，為甚的，六根殘疾。都是他，自作受，不保天真。
好眼人，理當看，孔孟之道。他喜看，那邪說，不在禮倫。
好耳人，理當聽，鄉紳講約。不當聽，那絲桐，有意婚姻。
好鼻人，理當聞，梅蘭竹菊。不當聞，偷香女，脂粉沾唇。
舌香人，理當談，忠孝節義。不當談，嚇人話，怪力亂神。
有身人，理宜作，精忠報國。萬不可，似飛蛾，撲火燒身。
有意人，不妄想，淡然無欲。無意人，一朝忿，忘己及親。
更有那，愚昧人，順妻逆母。全不念，母養我，萬苦千辛。
因此上，將六根，缺其一二。叫他想，自己的，前果後因。
第四輛，銅路車，出來驪馬。都是他，前世裏，騙得人錢。
為官的，貪賄賂，搭(搭)台窩詐。得了錢，贏官事，就把心偏。
衙役們，死要錢，將人私打。遵^①得錢，不再打，聽其自然。
為士的，連四書，不會圈點。自家說，脩金少，怎得對天。
僱工的，至主家，毫無賴(懶)惰。付過錢，忽變臉，不肯向前。

① 此字不知何義，疑誤。

做朝俸，上店時，笑容可掬。想付錢，沒得付，袖手旁邊。
還有那，赤貧人，一張寡嘴。是說非，非說是，弄出牽連。
更有那，屠狗輩，宰殺六畜。又有等，打獵人，慣吸(吃)新鮮。
如此魂，到陰間，闕(閻)王勘斷。叫判官，拿簿對，一切禍愆。
使鬼送，孽鏡臺，叫他自照。再送上，望鄉台，他看一篇(遍)。
即改頭，換了臉，披毛戴角。將宿債，還清了，再了孽彖(緣)。
第五路，石車上，轉出來的。都是那，兇惡鬼，變做飛禽。
他前世，為人身，不修片善。卵生的，一切鳥，活捉生擒。
或放彈，打死了，鴛鴦一個。那個鳥，獨哀鳴，無那知音。
或開鎗，打傷了，三春母鳥。那巢雛，不知母，一命歸陰。
有個人，獲一雁，籠置舟尾。見空中，一孤雁，隨船號淋。
籠內雁，伸出頭，高聲大叫。那天雁，落船上，交頸相吟。
還有那，頑皮童，上樹取卵。鳥歸巢，無那卵，叫死樹林。
有姑蘇，王大林，見童捉弄。必給錢，買來放，培養慈心。
太湖人，沈文寶，亦是好善。買多少，放生物，後免疫臨。
有不信，看宜興，小民老衛。眠床上，無數鳥，來啄胸襟。
第六層，木路車，轉出來的。乃水中，族類物，一切濕生。
或用那，雷公藤，淨江子藥。藥死了，水族類，子子孫孫。
或登岸，用鐵叉，將魚來戳。或臨水，用網罟，嚇得亂奔。
或挖膳，兼釣蛙，捕龜捉鱉。都用餌，誘他食，鉤出他們。
還有那，毒心人，見蛇必打。每日裏，害活命，捕捉來吞。
此等人，非為錢，就是為嘴。何苦的，與族類，結下仇冤。
可曉得，物內中，亦有主張。那胎稱，獅子王，卵稱鳳尊。
濕化生，稱四海，龍王為主。若傷他，族中王，訴告閻君。
孔夫子，有仁心，無端不殺。鄭子產，畜魚類，亦有靈根。
蘇東坡，吸(吃)長齋，無非戒殺。白樂天，放生儀，就是操存。
今四公，一天堂，三居冥府。善惡報，萬古在，書上明言。
此等輩，將他上，木路車出。只(這)時候，如春夢，昏昏沉沉。
目蓮聽罷問來由，各獄遊完未見劉。觀此獄中諸鬼苦，發心勸化一番丟。
天堂地獄隨人走，善惡分明心性求。十殿獄中都走過，憶思刑苦淚双流。
行善歸陰神鬼服，惡人到此坐籠囚。前生富貴勤修積，今後榮華受享優。
乘此加脩了俗垢，訪求明士指丹邱。一貫大道孔門露，萬法終歸一個脩。
道言守一明言透，三教經文子講求。萬不可為造孽垢，紅塵美景等浮漚。
不怕金銀堆北斗，無常一到萬倉休。隨身只有功和過，孽鏡台前照悔尤。
善惡般般來現就，閻君鐵面不情留。那時再想脩難得，悔煞當初不肯修。
莫說貧窮功難積，善門廣大在人修。或逢好勇鬪很(狠)者，苦苦勸化分解憂。
或是遇人走錯路，指明清白免差遊。或逢嫖賭噶口客，勸戒風流莫下流。
或遇放生戒殺者，存心積德美名留。逢人行善帮他湊，樂得成人倡善謀。

種種善功由爾做，功成自有出人頭。存留陰隲子孫受，自己轉生又不憂。
命歸陰府心無疚，各獄陶然任我遊。不怕牛頭和馬面，端然拱手要低頭。
六道車中輪轉出，定人苦樂往生投。胎卵濕化皆人做，化化生生轉不休。
吾勸世人早看透，持齋念佛拜神麻。有朝一日功圓就，跳出輪迴不用愁。

目蓮聽罷，速去尋母。轉瞬之時，不覺到了鐵圍城邊，便問：“此是甚麼所在？”鬼卒答曰：“內面乃是阿鼻地獄。”“請問這些鬼魂，為甚啼哭？”鬼道：“聽我言來。”

陰司裏，十八層，阿鼻地獄。是陽間，行凶漢，惡毒之人。
頭一等，作惡人，怨天恨地。打善人，罵道友，不敬神明。
二等人，行惡的，不孝父母。打爹娘，罵尊長，忤逆之人。
三等人，行惡的，殺人放火。劫人家，財共寶，害人性命。
四等人，行惡的，姦人妻女。談閨闈，唆詞訟，破人婚姻。
五等人，行惡的，開齋破戒。打入在，阿鼻獄，永不翻身。

目蓮問道：“有個劉氏在內麼？”鬼使說：“有的。”目蓮聽見在內，手執禪杖，向獄門上用力一戳，猶如天崩地裂，訥喇一响，地獄門大開，裏邊孤魂，共相說道：“開恩大赦。”猶如雁飛一般出來。目蓮只是尋母，不顧鬼魂逃走，把守獄門的鬼使，不放目蓮進去，被獄裏眾孤魂出來，阻攬(擋)不住，見勢不諧，也只得跟了逃生，走到陽間，托生而去。目蓮見母親披枷帶鎖，走出獄門，母子相會，嚎啕痛哭。有偈為証：

目蓮看見老娘親，鐵索麻繩响不停。骨瘦如柴不像樣，蓬頭赤足泪淋淋。
披枷帶鎖受刑苦，匍匐塵埃徒步行。看罷就將杖舉起，打開刑具碎紛紛。
鉢盂禪杖來丟下，扯住母親大放聲。劉氏見兒也痛哭，今朝方悔不修行。

猪羊只說人能吸(吃)，那曉陰司把理評。及早知之如此苦，誰人破戒食葷腥。

不說母子啼哭，且說幽冥教主，在翠雲宮中，與閻君在森羅寶殿，忽聽得地獄門，一聲大响，不知何人偷開獄門，命閻君代(帶)領牛頭馬面，來到阿鼻地獄門首，看見獄門大開，鬼魂逃走，目蓮與劉氏啼哭。閻王大喝一聲：“那里來的野和尚！”目蓮說：“貧僧不野。”閻君說：“你為何擅入地府，私開獄門，放走孤魂，還說不野。若再要野，幽冥教主、森羅寶殿，讓你做罷。”喝叫牛頭馬面，捉拿和尚。目蓮聽說，念動真言，牛頭馬面，不敢近身。十殿閻君，重重大怒，吩咐把劉氏監禁地獄，拖的拖，扯的扯，依然入地獄受苦。目蓮作偈一首：

十殿閻君怒氣嗔，一齊來捉目蓮僧。拖的拖來扯的扯，推的推來捧(牽)的捧(牽)。

青提還入阿鼻獄，小鬼夜叉封緊門。禪杖鉢盂都搶去，森羅寶殿把言論。

卻說十殿閻君，將目蓮扯到翠雲宮前，傅相看見，走下殿來，便叫：“我兒，你為何事，私開獄門？”目蓮叩拜說：“父親，你在這裡，逍遙快樂，不顧母親，在地獄受苦。”傅相說：“你母親在十殿閻君，案下發落，我怎能顧他？”閻君說：“你修你的福，他造他的罪。”說罷，一起來至宮殿，閻君啓奏菩薩，原來傅相之子目蓮，私開獄門，放走鬼魂。菩薩叫目蓮：“你擅入地府，私開獄門，放走孤鬼，是何道理？”目蓮啓奏菩薩道：

目蓮跪在塵埃地，哀告菩薩發善心。自古一兒皈佛道，從來九族盡超生。

只因養育恩情大，尋母担經見世尊，佛祖念余功行滿，指教尋母到幽冥。

賜餘(余)衣鉢禪和杖，可戳泥犁救母親。菩薩若還不肯信，好將兩物作為憑。

地藏王菩薩說：“佛祖賜你禪杖，上開三十三天，下開七十二司。佛祖賜你前來救母，叫你將禪杖，放在地獄門上，輕輕一點，開了獄門，叫你在前，站(站)在旁邊，喊母親出來便了。你將獄門大開，把眾孤魂，放走陽間，都去逃生，這便怎樣？”即令判官查點，共有多少孤魂。判官細查一番，啓奏菩薩，一共八百萬有零。菩薩聽說，急叫目蓮收來。有偈為証：

目蓮救母不小心，禪杖戳開地獄門。放出孤魂八百萬，都來世上去投生。
幽冥教主聞知道，便叫目蓮收孤魂。衣鉢明珠存地府，與君穿件黃衣襟。
白面善人改惡相，面帶金錢好驚人。即令鬼使關門去，送到陽間巢府門。
鬼使領旨來帶下，即送陽間赤牆村。丟在巢窩樹林內，認母投胎去托生。
不說鬼魂歸地府，再聽下卷目蓮僧。

中卷

話說陽間，巢州章句縣，赤牆村，有個鹽商，姓黃名宗旦，娶妻田氏，未曾生育，夫妻無子，宗旦許下各廟幢幡寶蓋，齋僧佈施，廣結良緣。一日夫妻二人，進香回家，行至巢州之下，見一小兒，身穿黃袍，坐在地下。宗旦夫妻二人，走向前來，見那孩兒，突起清風一道，忽然不見，夫妻二人吃了一驚，宗旦便叫：“夫人，休得害怕，莫非是你我誠心求子，菩薩感應，天賜麟兒股胎。”有偈為証：

夫妻禱祝轉回程，不覺有孕帶在身。懷胎二十五個月，腹內孩兒要降生。
一日田氏臨盆，三日方才分娩，降生下來，宗旦一見孩兒，身長二尺，皮如黃紙，面帶金錢，一字黃眉，板牙兩個，鼻生三竅，背上有八卦，胸前有七星，兩膀有毛，相貌凶惡，知是妖怪投胎，與妻商議，抱送前去。田氏不捨，宗旦勉強抱送渠潭之內而回，驚動當方土地，出來護救，送到巢窩之中。夜來三更時分，土地公來到宗旦家內，託其一兆，吩咐宗旦仍抱回扶養，說罷而去。次日宗旦走渠潭過，果見此子，抱回家來。田氏一見，心中歡喜，喂乳撫養，取名黃巢，表字天朱，攻書上學，滿腹文章，長大成人，孝順父母，習學武藝。宗旦見兒文武全才，心中大喜。有偈為証：

光陰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不久停。長大成人年十六，百般武藝件件精。

順承父母老年尊，文武全才是處聞。只待開科選舉子，好將會試躍龍門。

却說僖宗皇帝，駕座長安城，內臣啓奏，四路刀兵，八方烟塵，天下大亂。傳旨發榜，開科考取天下舉子。黃巢聞知，告稟父母，要上長安會試，揀定良辰吉日，收拾行李馬匹，拋別父母，曉行夜宿，來至長安，歇在招商客店，等候開場。正逢黃道吉日，五鼓開炮，天下舉子，一個個戎粧結束，總去下場跑馬射箭，都想頭名狀元。不言天下舉子，且說黃巢跑馬，連中三箭。宗師傳令：“選上”“金殿參見。”僖宗黃帝，看見黃巢相貌凶惡，嚇得魂不附體，連忙傳旨，速令退下。黃巢無奈，只得退下金殿。有偈為証：

黃巢見景怒生嗔，惱恨昏王不是人。肉眼不識金鑲玉，錯把忠良當佞臣。

雖然相貌生來惡，豈肯為非作亂民。非是奴家起歹意，昏王逼我坐龍登。

手邊若有三元將，殺上皇庭我為尊。左思右想無主意，出得長安作評論。

且說長安城外，有一藏梅寺，內有當家和尚，法名叫做了空，晚來上殿焚香，放下琉璃點燈，看見琉璃無油，便罵徒弟：“為何不添油？”沙彌說：“日日添油，不知是何人偷去？”當夜和尚一人，躲在大殿看守，三更時分，見兩個鬼使，手提瓦罐，走進殿來，放下琉璃取油。

和尚向前大喝一聲，說道：“你是何方妖怪？敢來偷油。”鬼使說：“我不是妖怪，乃地府之司，奉王命各廟取油，與判官造冊。”和尚問道：“造的何冊？”鬼言：“陽間作亂，該殺人八百萬，血流三千里，死的上冊，生的存留。”了空便問：“殺在何年？從那方殺起？何時開刀？”鬼言：“就在今年，長安城外起兵。了空開刀起手。”和尚問道：“有幾個了空？”鬼言：“只有一個。”和尚聽言，求鬼爺救命：“僧人就叫了空。”鬼言：“我等焉能救你？”和尚見說，哀哀哭道。

了空聽說淚盈腮，只怕身亡跪乞哀。自幼為僧削髮後，看經念佛拜如來。

三皈緊守常無過，五戒堅持永不開。哀求鬼爺生慈念，饒我殘生免受災。

和尚說：“僧人就是了空，望鬼爺救我性命。”鬼言：“怎能救你？”了空說：“鬼爺在閻王面前，講個情分，就能救我。”鬼言：“閻君鐵面無情，怎麼講得？也罷，指你一條生路。起兵之人，乃是黃巢，你苦求他，可以錯過。”和尚說道：“我怎麼認得那黃巢？”鬼使說：“面帶金錢，口露雙齒，不用你尋，自然而來。你在寺內等候，殷勤款待，禮儀相拜，他自設計，相救於你，可保無虞。”了空聽言稱謝：“善哉！善哉！阿彌陀佛。”有偈為証：

了空聽鬼說真言，嚇得三魂少二魂。急忙去到方丈裏，胆戰心驚說原因。

大眾聞知痴呆了，渾身直是汗淋淋。人人都怕鋼刀死，不曉黃巢可講情。

了空次日，叫徒弟辦齋等候，不題。卻說黃巢不第而回，心懷不憤，行至城外，馬上舉目，看見前面，有一寺院，殿閣峻麗，天色將晚，投寺借宿，明日再作道理。忽然詩興發作，吟詩一首，詩曰：

壯哉山寺石巖邊，渺渺遙瞻斗柄連。殿閣巍巍侵碧落，樓臺繚繞接清泉。

金鐘隱隱雷聲響，寶塔重重月影圓。靜聽法華皆梵語，誰知此處有西天。

黃巢作詩已畢，下馬走至殿前。方丈、大眾一見，面帶金容，二目圓睜，必是黃巢。大眾齊跪，口稱：“黃巢爺，求發慈悲，饒恕出家人性命，保佑萬代為尊。”黃巢聞得此言，不知何故。了空將前夜之事，說了一遍：“將軍起兵之時，該把我了空開刀，所以告訴將軍，大展惻隱之心，留恕了空性命，功德無量。”黃巢聽說，果有此理。眾等各要迴避，黃巢說：“既然如此，可保無虞，不斬和尚與大眾。”大眾歡喜而退。黃巢當晚見月色光明，隨步遊玩，來到花園，抬頭忽見雲中有一仙女，手捧寶劍相獻，口言：“此劍殺人八百萬，血流三千里。”說罷而去。黃巢方悟。次日對和尚說：“五月十五日，興兵試劍，大眾須要躲避，莫在馬前攬(擋)路，開刀之後，無妨出陣向前。”眾僧言：“我們俱到後庄去化齋，只留師傅看守寺院，一人好躲。”竟散而去。了空在內，無處藏身，見廟外有枯樹一株，却好躲得，只說無碍，放心在內。有偈為証，聽我道來。

了空設計躲黃巢，想去思來無處逃。却見樹中好藏體，何曾露跡半分毫。

莫說凡夫難尋着，就是神仙也不料。讓他一刻開刀後，方顯今朝主意高。

却說黃巢擇定午時上陣，披掛上馬，手持寶劍，寺內並無一人，連雞犬也沒有。四下看來，只有枯樹一株：“就將此樹開刀，開刀之後，有僧人不殺，也無忌憚。”說罷，一刀砍去，滾出一個和尚頭來，乃是了空，也是他前世該應遭劫，死於黃巢之手，八百萬起首。黃巢嘆詩一首：

出家發恨苦潛修，那曉了空命應休。枯樹深藏人不見，誰知寶劍弗遲留。

黃巢兵起未開刀，只見寺僧望外逃。不是了空藏不密，難逃劫數命中招。

黃巢嘆罷，催馬殺奔長安城來，走不多遠，前面來了數千人馬，手執刀鎗。巢大喝一聲：“你等何人？做甚麼的？”眾壯士道：“我等乃不中舉子，回家去的。”巢曰：“我亦如此，昏王見我貌醜不中，我今反上長安，你等可助我成功，各有官職。”眾壯士言：“願情保駕，一同殺奔長安。”殺得尸山血海，僖宗難以抵敵，領兵逃走。黃巢得了長安，眾人保他為王。傳令叫朱溫，洗至後宮，見一宮女，朱溫盤問，知是御妹，朱溫與宮女暗結夫妻。朱溫設計，將玉妹扮作小兵，逃奔僖宗營內。朱溫投降唐營，招軍買馬，收得李存孝，與黃巢大戰，報八百萬冤魂之仇。黃巢大敗，敗至鴉谷山邊，忽見一人擋路，巢大喝一聲：“你是何人？擋孤去路！”那人言道：“我今特來收劍。”黃巢大怒，手提寶劍，用力砍去，那人帶劍，化道風風(似应为“清風”)而去。巢無奈來到山前，見石碑上有詩一首，待我念來：

忽起千戈交戰爭，理宜為主四年征。朱溫投到唐營內，存孝出兵國泰清。

陽世殺人八百萬，陰司收鬼兩三層。將軍解得詩中意，同到幽冥見至尊。

黃巢講詩已畢，心中明白，想當初霸王自刎烏江，都是英雄好漢，今我黃巢，也該在此而亡。有嘆詩一首：

為人切莫逞剛強，萬里江山是夢梁。富貴功名風裏燭，奸雄蓋世草頭霜。

前年和尚樹中死，今歲黃巢山下亡。奪利爭名都是假，不及及早見閻王。

黃巢吟詩已畢，自經而亡。一靈真性，來至幽冥，見十王禮畢，一同參見地藏教主。目蓮哀告：“菩薩慈悲，放我母親出獄，超昇樂境。”教主說：“收魂還獄，將功拆(折)罪，可釋你母離獄，同生極樂。”目蓮方欲謝恩，旁又閃出閻君：“啓上我主，權且暫停。還有一事奏明，豬羊性命，也要他親自收來。”教主依奏，差了鬼使，將目蓮真性，送到陽間屠家投生，宰殺豬羊，將些孤魂，概皆收盡，始得超昇。鬼使領命，送於長安城內，賀祥屠家，托生去了，鬼使覆命不題。偈曰：

黃巢真性入幽冥，寶殿閻羅把禮平。地網難逃冤孽債，天羅怎漏法民情。

幽冥教主今依奏，尊者目蓮又托生。要識青提證案處，再聽下卷說分明。

目蓮二世，六道輪迴。陽間托生，投與黃門。

取名黃巢，收鬼還獄。三世輪迴，托生屠家。

宰殺豬羊，冤緣填償。目蓮證果，青提超昇。

下卷

起念斷然有碍，留情必定生災，靈明何時到三台。行滿自皈原海，不論成仙成佛，須從箇(个)^①裏安排。清清淨淨脫塵埃，真(疑应为“正”)果飛昇上界。

本性圓明道自通，翻身跳出五行中。修成變化非容易，煉就長生豈俗同。

清濁幾番隨運轉，泉源劫數任西東。逍遙萬億年無記，一點神光永注空。

且說長安城內，東門有一賀家巷，姓賀名祥，娶妻蕭氏，並無手藝，只有屠家生理。妻子有孕在身，懷胎足月，生下一子，夫婦心中歡喜，焚香拜謝天地，取名賀因。從生子之後，生意倍好，日月如梭，賀因長大成人。讚嘆幾句，偈曰：

日月如梭曉夜忙，長江後浪催前浪。看看賀因六七歲，送他上學到書堂。

不覺攻書三四載，決無半句入衷腸。看他惟有一件妙，只會殺豬並宰羊。

^① 吴方言，这里。

賀祥見子成人大，便請冰(冰)人覓美娘。覓得美娘過六禮，未曾多日娶妻房。
娶媳來家將一載，賀祥得病卧牙床。不曾十日身亡故，蕭氏老娘體不康。
半月抱疴化鶴去，呼天搶地痛悲傷。請僧超度双父母，夫妻守業過時光。
自從以後祖傳手，生意興隆實在忙。

不表賀因生意茂盛，再言對門有個姓王名善，小店經營，香燭紙馬，因他自幼吃齋，看經念佛，人都稱他王道人。每日四更，起來誦經，天明開店生理，以度光陰。這賀因每夜聽他木魚聲响，起來燒湯殺豬，打洗完成，天明賣肉，不早不遲。賀因心中想道：“多虧王道人，無以為報。”一日飯後，無事在門前吃茶，看見道人也沒事，意欲與他談談，將茶壺提到王家店，向道人說：“敬你一杯茶。”道人言：“請了，請了。我是吃齋人，不吸人家茶飯。”賀因說：“我今無事，請你談談。”道人說：“你欲聽修行妙理。”賀因言：“正是。”“你且聽我道來。”

持齋行善到天堂，造孽終歸地獄藏。可嘆鬧中光景短，譬如天上午時光。
功名富貴三春夢，蓋世梟雄九月霜。萬事看來俱是假，修行念佛躲無常。
修行立志要堅剛，推倒從前恩愛堂。意外無須開口舌，道中自有好陰陽。
功成圓滿朝金闕，脫却凡胎入帝鄉。在世為人貪血食，陰曹罪案自承當。

道人吟罷，賀因說：“修行原是好的，但無生意，將何度日？”道人言：“凡人百藝好隨身，我勸你另尋別業，不要殺生害命，造孽如山，到得百年臨終，果報難逃。”賀因說：“我也曉得有罪，只是我見畜生，就要殺他，不知何故。想也應該如此，今不免發恨向善，好躲無常，我有幾句言詞，聽我道來。”

崇朝宰殺是猪羊，多少生靈被我傷。好殺明知有報應，靠他取利過時光。

欲將不把屠家做，別業無如不在行。埋怨閻君為甚故，教余做個殺猪郎。

賀因說：“再過幾年，也要改業，持齋向善。”即時別了道人，心中想道：“我謝他連茶都不擾。”心生一計，每日將錢暗送與他，聊表寸心。道人從此之後，每日見有錢包，不知何來，心中暗想：“莫是菩薩見我持齋向善，生意利微，賜我養生度日。”不言道人心喜之事，且說觀音菩薩慧眼遙看，看見目蓮冤孽已盡，又因王道人修行已久：“我且去度化他二人一番也好。”便叫韋陀護法，善才、龍女：“隨我前去。”駕起祥雲，來至長安，腳踏凡塵，化作一僧，來到王道人店內。道人向和尚說：“請坐，要買甚麼？”和尚回言：“請香紙的。”道人說：“阿彌陀佛，我自開店以來，未曾見一僧人請香，此乃是好和尚。請問老師寶刹，在那座名山？來路多少？”和尚回言：“從西山而來。”道人言：“到此做甚？”和尚云：“至此訪道，世間因有人持齋念佛，不知正法，怎知如來三皈緊守，五戒堅持，如若不知，難成正果，我特來勸化。”王道人言：“余自幼誠心吃齋念佛，正欲求師指教，你來得正好。今天色已晚，不用到叢林安担，就在此歇宿如何？”和尚道：“好的。我先有幾句偈奉告。”

空吸(吃)長齋幾十秋，何曾參透佛根由。不除妄想休論道，未脫貪嗔有甚求。

面晤刹那成佛法，心迷永劫轉輪流。鑰匙失落難開鎖，死後何方佛祖收。

王道人聽偈，心中歡喜，急忙上起燈來，關上店門，收拾晚齋，一同用過。和尚向道人說：“持齋必須皈依三寶，生前修成正果，死後逍遙自在，免受輪迴之苦。”道人言：“既如此，求師傅慈悲，開示弟子，今晚皈依，明日隨師傅入山修道，情願伏侍我師，一同修行。”和尚說：“你既真心，我與你當為摩頂授記。”當時請師上座，道人跪在塵埃，焚香參拜，請

師傅開示。和尚說：“聽我道來。”有偈為証：

真經本是佛經遺，聽者甚多依者稀。在室出家都可學，無論老少與高低。

一靈真性能成道，三教同源請勿疑。奉勸世人求正法，不須謗毀說是非。

不言僧道二人講法，且說賀因當夜，不聞木魚聲响，多睡一時，不覺天明。鄉村有一人，姓吳名斗鬼，上城買肉，只見店門未開，敲門亂喊，賀因驚起，開門一看，日高三丈，那斗鬼喊道：“幾日前丟下定錢，說今日大早要肉，為何耽誤我的工夫？”急得亂跳，口中喊說：“我有幾句言詞，你且聽來。”

離城數里住東方，家內無人作事忙。早起上街來買肉，回家賞（疑应为“响”）午慶端陽。

別的店內都完了，你店殺豬未開張。屠戶理宜要起早，為何睡到大天光。

斗鬼嚷道：“快將定錢退我，往別處去買。”賀因頓口無言，就將定錢退出，悶悶不樂，抬頭看見王道家，門也未開，是何緣故？用手推開走進門去，問道人：“你今日為何不念經？”道人言：“你有所不知，昨晚來了一位僧人，我與他談佛法，未得念經。”和尚向道人言：“你還替他念經。”道人言：“不是。”和尚說：“既不是替他念經，他因何生怒？”道人言：“不知為甚。”賀因說：“我若不言，你也不明白，我有幾句言詞，聽我道來。”

王道五更起誦經，木魚敲得响玲瓏。驚醒纔把豬羊殺，洗刷現成等日明。

賣下肉錢我養命，茶湯奉敬你嫌腥。只得錢文暗送你，些微聊表自家心。

今朝正遇天中節，生意家家都是忙。是你談經耽擱淺，不怪道人怪劉郎。

賀因言罷，和尚向地下一看，果有錢包，拾起在手。道人就念幾聲阿彌陀佛：“還是肉錢，我怎麼就用？”和尚言：“是他送來不妨，看他言來，想必怪我耽擱他，未曾殺豬，待我去替你，殺幾個豬如何？”賀因說：“我不信，你乃出家之人，怎能會殺？你若能殺，我幫扶與你。”和尚回言：“我殺豬不用人幫，自叫豬來，不用網殺。”賀因不信，隨即請到店內，道人聽說大驚：“我掃地怕傷虫蟻性命，師傅還要替人家殺豬，我也去看他。若真殺豬，我就不信。”三人來至殺豬所，道人想道：“看師傅怎麼殺法。”那和尚來至豬圈，就叫：“賀祥出來開刀。”只見那豬，眼淚汪汪，走到和尚面前，自倒在地不動，嘆了一口氣，和尚拿刀欲殺，賀因嚇得魂不附體，口中喊道：“師傅且慢動手，只（这）箇（个）還小，重換一箇（个）罷。”和尚又叫：“蕭氏出來開刀。”假意做勢要殺，賀因心如刀割，雙膝跪下，左手護豬，右手擋刀，口喊：“師傅休得動手，我有幾句言詞，聽我道來。”

一見兩豬實痛傷，眼中垂泪落胸膛。哀求師傅慢動手，饒恕殘生命一双。

賀祥是我生身父，蕭氏賀因養育娘。父母恩情如山重，焉能舉手殺爹孃。

和尚聽說將刀放，孝子抱豬哭斷腸。自此爹娘亡故後，請僧超度作經堂。

只說昇天好處去，誰知還是變豬羊。勸君莫道無天理，如此行為報應彰。

和尚說道：“你請起來，我就不殺便了，叫只（这）兩個豬子，還往圈中去罷。”賀因拜謝：“就請僧道二人，到堂中坐定，我今日方知報應。”道人說：“逐日勸你持齋向善，教莫殺生，你却不信。”賀因說：“我常聽人言，若依佛法，就要餓死；若依官法，就要打死。”和尚說：“這都是人謗毀佛法之語，若是官法好依，佛法亦是好依。只要持齋念佛，敬重三寶，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和睦鄉隣，信乎朋友，不行奸盜邪淫，為非作歹，豈不是餓煞？聽我先將官法說來。”有偈為証：

不犯官刑洪福大，達人知命樂陶陶。時存夫子三分禮，怎得蕭何六律條。

金榜題中皆善士，凌烟閣上盡英豪。有朝再待皇恩賜，玉殿狀頭名姓標。

“這是王法，為人若依，一世都好。若依佛法，罪孽自消。安分守己，心信之人，步步登高。我將佛法講來你聽。”有偈為証：

皈依佛法登三寶，向善持齋道德高。死後免遭閻子斷，西方天榜把名標。

仙佛班中歸極樂，龍華會上去逍遙。吸(吃)的仙果瓊漿品，不老長生王母招。

和尚講完，向賀因說道：“你若向善吃齋，救度你父母超昇，我與你懺悔，將你從前殺生罪惡，一筆勾消。”賀因聽說，心中大喜：“既然如此，我將家業，交付與妻子度日，我情願投師為徒，入山修道。”賀因立刻點燭焚香，參拜如來，禮拜師傅。和尚與他摩頂受記，開示與他。賀因拜謝師傅慈悲，又拜王道人。道人回言恭喜。賀因問道：“人說你也皈依。”和尚說：“昨夜皈依過了，你以後叫道人師兄。”“既然如此，我再見一禮，你我就是兄弟相稱。”當日師徒三人，正談到得意處，忽聽夥計連叫：“店東，快快打發和尚去罷，免得啣氣，你家猪爹猪媽，都超度死了。”賀因言道：“你不用着急，向師傅說，為何而死。”和尚言：“你父母脫離畜胎，托轉人身，輪迴轉過，纔往西方。”賀因大喜，口念：“阿彌陀佛，拜謝師傅，請師在此暫停一日，等徒弟將事料理一番，收拾齊備，好同師傅入山脩道。”將器具掩埋停當(当)，便叫妻子前來，吩咐道：“我今隨師入山修道去了，有幾句言詞，聽我道來。”

只見賀因別故鄉，斷恩離愛慟悲傷。一心向善持齋戒，看經念佛躲無常。

叮嚀囑咐親兒女，家業都交你母當。一日三餐(餐)清淡飯，四時八節舊衣裳。

自今改業為生計，以後無須作屠郎。佛果留傳因果偈，天心有定管興亡。

囑完幾句傷心話，難止眼中泪萬行。何氏妻子多賢慧，難捨丈夫哭斷腸。

你要修行妻不怪，坐家念佛過時光。賀因不聽賢妻勸，立意修行大法堂。

到得夫妻分手日，大家痛哭各散場。不言同室离情苦，再說師徒往山崗。

曉行夜宿披星月，渴飲饑(饥)餐受雨霜。一路艱辛將日久，不知西嶺在何方。

賀因只是隨師走，王道開言問那莊。兩個都為脩道去，心真意假識行藏。

菩薩因道人常問西方，在於何處，見他心意不定，暗差護法韋陀，化為老娘，善才、龍女，化做長、次二女，住山洞顯神，試他真假。師徒三人，正行之間，天色將晚，賀因只走不言。道人言：“要借宿纔好。”菩薩用手一指說：“前面有燈，想必是個人家，趕上前去，借宿一宵，明日再行。”道人：“言之有理。”師徒三人，走至門前，只聽裏面悲切之聲，無非啣氣，“莫管他家閒事，我們且去敲門”。驚動裏面，問是何人打門。菩薩說：“我們問府上借宿的。”那老娘開門一看：“哦。原來是和尚師傅，速請進來。”三人走進門去，見有佛堂，師徒三人參拜，拜過主家，老娘說道：“三位師傅請坐。”便叫女兒，權且奉茶，再辦晚膳。“請問師傅，從那座寶山而來？到此有何貴幹？只(这)兩位師傅，是你甚麼人？”菩薩回言：“從西靈山而來，到此放戒度人，只是長安城內，新收兩個徒弟。請問夫人尊姓？寶眷幾位？哭為何事？”老娘回言：“姓賈。丈夫早亡無子，所生二女，現今未字。所哭之事，待氏一一言來。三位師傅聽了。”

夫君早喪入幽冥，未有香烟接後根。祇養一双釵裙女，年方二八正青春。

看他長大成人了，絕少門當戶對親。曾有媒婆來說合，高難就我低難成。

我家祖籍胎裏素，怎肯嫁他食五葷。姊妹二人難折(拆)散，老身無伴靠何人。

指望贅婿好防老，做個化錢假子孫。不論富貴和貧賤，我有良田可養身。

年紀不問大共小，積善延年有後成。那取才容並美貌，只須忠厚意虔誠。

想尋善信持齋戒，做個佳婿撐我門。每日憂愁心裏苦，為的二女放悲聲。

菩薩說：“原來為的二位姑娘，未曾恭喜。”老娘說：“正是。”二女說：“媽媽你都老顛倒了，這等話與人說甚的。”老娘說：“兒吓，師傅是出家人，說與他聽，好請他與你們做媒，招兩個女婿。噯呀！兒吓，更深了，掌燈請三位師傅安歇罷。”菩薩說：“我有徒弟點燈，夫人請安歇。”老娘回說：“得罪了。”三人來至西房安歇。那王道人說：“果然二位好姑娘。”菩薩說：“還賢慧，待我明日與你二人做媒，在此招贅，不知他可肯否。到天明與他談說此事，看他如何。倘若肯時，我還入山修道，你二人在此招親，依舊享榮華，受富貴，免得路途吃苦，豈不是好。”道人那知菩薩試他心，聽我道來。

觀音菩薩下山林，傳令隨身護法神。暗叫韋陀變老母，龍才化作姊妹們。

洞山顯聖成房屋，半路試他二道心。笑煞凡夫未識奧，道人有意想招親。

和尚假言為媒妁，二徒在此贅釵裙。免受路上風霜苦，渴飲饑(飢)餐省求人。

老娘若肯恭依允，二女端然是願情。連理枝頭和合就，他年必產好兒孫。

道人聽說，滿心歡喜，正中機關，便叫：“師傅在上，小徒奉告，師傅聽來。”

自幼修心數十春，今朝投宿論婚姻。蒙師說合將親配，不就婚姻忤逆人。

師傅說：“好好，大徒弟在此招親，不知二徒弟意下如何。你也在此招親罷。”賀因見問，心中不悅：“懇求師傅，發點慈悲，容小徒申稟，聽我道來。”

罰我投胎到屠門，明知宰殺不成文。拜師指引脩心路，救祖超昇出苦輪。

半途(途)若想招親事，萬物還歸落火坑。寧可凡身絕後代，甘心不原(愿)再重婚。

二徒說完，師傅回言：“今夜更深，權且睡罷，明日再談可也。”次早各自起身，手臉淨過，焚香參拜佛祖，老娘奉茶已畢，師徒三人皆坐。師傅開言說道：“因你昨晚所言之事，意欲與令愛為媒，就招我兩個徒弟，不知尊意若何？”老娘說：“不棄葑菲，願情相配。”賀因聽言，忽然色變，向師傅道：“我別妻孥，入山脩道，為何又說親事。”老娘道：“我家持齋吃素，念佛看經，在此一樣修行，有何不好？勸君不必推辭，聽我道來。”

在世為人想後成，夫妻正派是人倫。洞房花燭成親配，受享榮華過百春。

賀因便叫：“女菩薩，我若貪戀酒色財氣，怎肯投師出家，入山脩道，你且聽我道來。”

背井離鄉雙足征，拋別妻子斷恩情。酒色財氣無貪戀，富貴榮華不記名。

一念真誠無罣礙，千難決意隨師行。從今打破癡迷想，跳出紅塵歸佛程。

賀因說罷，老娘見他不肯招親，也就罷了。那二位姑娘，又向前來說道：“相公聽奴道來。”

勸君休要往山岡，削髮為僧苦最涼。路上寒暑誰顧你，肚中饑(飢)渴自承當。

若逢災患臨身日，更有何人奉侍湯。不若我家鸞鳳配，夫妻好好過時光。

賀因回言：“小姑娘休要勸我，我有幾句言詞，你且聽來。”

一派青山景色新，桃紅柳綠豈關情。清心寡欲成羅漢，粉面油頭妖怪精。

財色雙忘通大道，貪嗔一起不真誠。任頭撞破天羅網，跳出陷人坑裏行。

那女子聽說，也不顧羞恥，滿面通紅，走向前來，便叫：“郎君，奴還有幾句言詞奉勸，聽我道來。”

敬請郎君莫却情，賤婢有意想成親。我家正好持齋戒，何必他方受苦辛。

日裏三飡(餐)充口腹，夜中一女伴官身。入山到老終無靠，誰是知心合意人。
賀因聽女子之言，心中大怒，口裏嚷道：“休得胡言，我有幾句言詞，聽我道來。”

佳人臉老太倡(猖)狂，我不招親豈勉強。一世光陰如春夢，百年夫婦若秋霜。

妙藥何醫腳相壽，有錢難買不無常。真心向善持齋戒，誰愛風流窈窕娘。

菩薩見賀因一念虔誠，便叫：“大徒弟，你一人在此招親罷，二徒弟決意不肯，我也要他挑行李。”老娘說：“也好，立刻辦齋，吃了動身。”和尚與賀因起程，王道人拜送師傅，留此招親不題。且言和尚與賀因，行不多遠，見一座橋梁，菩薩走上坐下，便叫：“二徒弟，我有一串數珠，早上心忙，忘記你師兄家下，快去替我拿來。”賀因聽說，急忙去取，霎時間見師兄房屋，被一陣青(清)風刮去，跳出一隻猛虎，張牙舞爪，將道人抓住食了，嚇得賀因魂不在身，轉身逃命。回頭一望，又見猛虎追來，口言：“吾命休矣。”那虎跪下，將頭只點，賀因暗想：“這虎必有神佑。”捨死捐生，向前走至虎旁，那虎將數珠丟下而去，賀因拾起，心中大喜，回到師傅跟前，雙膝跪下，將道人被害之事，說了一遍，如此如此。菩薩說：“我早知之，有偈為証，你且聽我道來。”

我初本欲度西方，不識二徒那是良。設計問心將道試，誰知他愛女紅娘。

心邪怎得成仙佛，意亂焉能到法堂。萬惡從來淫作首，故教猛虎把王傷。

菩薩說罷：“你乃大孝之人，不戀酒色財氣，道行堅固，只是身還未淨，你要跳下橋去，將身洗洗潔淨，方能入山。”賀因聽說，參透機關，將身望河中一跳，脫去凡胎，現出一靈真性，方知是目蓮投胎，收魂不了，又轉賀因，殺猪宰羊，冤魂方齊，纔能救母。抬頭看見觀音菩薩，顯出金身，連忙叩拜菩薩。有偈為証：

觀音大士下雲霄，救苦凡塵走一遭。接引長安徒兩個，屠夫不假道人妖。

賀因一子皈依道，超度九泉罪孽消。若不修心歸佛法，閻君怎肯把他饒。

假道念經被虎嚼，皆因貪戀美人嬌。殺猪屠戶成正果，王道反傷(喪)命一條。

菩薩說罷，駕起祥雲而去。目蓮拜謝起身，看見兩個青衣童子，向前言道：“我等奉十王之命，前來接引聖僧。”目蓮聽說，同到森羅寶殿，參拜閻羅天子，十王領目蓮來至翠雲宮中，見了幽冥教主。目蓮合掌，哀求教主慈悲，赦母超昇。地藏聞言，心中歡喜：“你孝心之人，道行堅固，收魂有功，聽我吩咐。”偈曰：

地府藏王喜笑盈，便稱羅(夢)卜且平身。吃苦救母孝心重，二次收魂功行深。

犯法孤魂八百萬，人人都有姓名存。將功折罪赦尊母，快把禪杖點獄門。

教主吩咐，將衣鉢禪杖，明珠寶貝，交與目蓮。目蓮領收拜謝，歡歡喜喜，來至鐵圍城門首。鬼使拜禮，目蓮執杖向獄門，輕輕三點，“呀”的一聲，開放獄門。目蓮喊：“母快來。”劉氏聽叫，忙忙走出獄來。獄主將門封鎖，目蓮舉起妙法，將枷鎖脫下，鉢內取甘露水，與母充饑(飢)，母身康健。目蓮攙扶母親，同到翠雲宮中，參拜地藏教主。自此之後，傳相同妻與子，三人相會，悲喜交加，大哭一場，三人聚會，同證天堂。父子地藏左右護法，劉氏逍遙自在，傳相一家三人，永不投東土，轉變人身。讚嘆目蓮三世因果一遍，大眾諦聽，照樣修行，福利無邊矣。偈曰：

一家相會翠雲登，父子三人大放聲。幽冥教主生慈念，收為護法兩邊昇。

左邊立的傅員外，右邊立的目蓮僧。劉氏青提後宮內，逍遙自在佛龕登。

宣的本是目蓮卷，龍華會上好修行。勸爾世人齋戒好，莫貪口腹殺生靈。

聞聲不忍食其肉，他肉焉能補我身。一日持齋葷不吸(吃)，猶如買物去放生。
不言死後超三界，就是眼前樂太平。吸(吃)些清淡開花物，戒食馬牛葷羶腥。
不問朋儕兼親輩，勸他安分讀明經。皇天豈肯善人負，總是庸人自取刑。
士農工商照常做，娶室生兒一樣行。上報先亡昇極樂，下積陰功與子孫。
久後百年歸淨土，落箇(个)賢名與世稱。陰差疠鬼忙拱手，就是冥官也起身。
層層地獄逍遙過，馬面牛頭遠遠迎。削去凡名登仙籍，西天掛榜地抽丁。
迎他三十三天外，龍會靈山伴世尊。一本目蓮卷宣了，合堂大眾保安寧。
恐其錯字錯章句，再補往生與心經。
孤魂鬼了一，莫住共泉鄉。隨法悟真常，直下自承當。返照回光現，何地不天堂。
目蓮三世寶卷，冤緣果報還原。救母超昇天堂，父母子永長春。
南無極樂度菩薩摩訶薩。

光緒丙戌年新鐫

目蓮三世寶卷

常州培本堂善書局藏板

目蓮三世
化生像



成佛身
孝感天心

屈指光陰似擲梭殺心不死意如何風魔塵世終成幻好
把玄機細琢磨
莫言我佛遠西天想見西天在眼前問路睽違十萬里成
功欲得似雲烟

一炷真香舉起來

登壇說法把經開

合堂男女靜心聽

降福延年無後災

昔日南都開西。有一位博相公名員外。自幼修行。娶妻劉氏。育提未曾生育。員外向善持齋。看經念佛。獨造萬緣橋。萬佛堂。因集眾僧。稱名齋僧館。又有放生池。買物放生。齋僧佈施。廣結良緣。一日員外行至門前。看家人挖蘿蔔。忽然求了一個老和尚。化蘿蔔。員外隨即佈施。與他。只和尚拿了。就拿食員外說。你只和尚。好吸懶做。只蘿蔔。也不拿到。河邊洗洗。連泥就吸。和尚聽員外說出此言。作偈一道。

多謝員外老善人

佈施蘿蔔與貧僧

若要河邊去洗淨

無常到了吃難成

員外道。願和尚。洗蘿蔔。這點光陰。都沒有。看他。只蘿蔔。食完了。倒身而亡。驚動鄰鄉。總甲。許多眾人。前來觀看。員外嘆傷一首。

堪嘆年邁老和尚

你的寶山住那鄉

不在禪林看經卷

弄波出外為身亡

既知迅速光陰少

何不在廟等無常

今朝死在我門首

連累老漢受災殃

員外嘆罷鄰鄉總甲說。道你員外齋僧佈施的善人。聲名在外。只和尚。想必是來問員外化棺木的。你也不用鳴官動府。請員外買口棺木。收殮罷。員外聽說。即謝眾人。買得棺木。收殮殯葬。夜來睡到三更時分。見和尚到得家中。員外便叫和尚。你死在我家門首。買得棺木。殯葬與你。只就罷了。你又到我家中。所為何事。和尚道。我來辭謝員外的。還要辭謝夫人。說罷。往後堂而去。忽然不見。員外驚醒。聽得了。環報道。夫人生下公子。請員外題名。員外思道。想必就是只和尚。前來投胎。為化蘿蔔而起。遂取名傳蘿蔔便。

了。員外立刻起來。焚香拜謝天地作偈一首。

員外點燭把香焚 拜謝如來佛世尊

取名叫做傅蘊荀 寄名稱為日蓮身

忽一日有兩個和尚來至員外家中向前打個問訊。口稱員外好善日久。特來與汝安心。員外十分歡喜。請問和尚法號。叫甚麼。和尚答道。貧僧名叫有緣。師弟叫遇緣。員外見說。我今日遇緣了。便叫梅香。到後堂請夫人出來。恭拜和尚。聽講佛法。忙設法座。鋪設香案。就請和尚登壇說法。有偈為証。

人身難得今生得 中國難生今已生

明師難遇今朝遇 佛法難逢今日逢

員外聽念呵呵大笑。心中覺悟。我今有緣了。再請開示一偈。和尚說聽我道來。

人生在世不能長 花酒叢中沒主張

百歲英雄如曉露 一身豪傑似朝霜

員外說道。想一身豪傑似朝霜。這等英雄榮華富貴。田園產業也是無用的。和尚說聽我道來。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限來時各自飛

縱有妻孥難代死 何曾兒女替爹娘

萬貫家財帶不去 一雙空手見閻王

勸君及早尋門路 光景無多易散場

員外說道。夫人。我心欲意修行了。今日幸遇兩位明師。教我夫妻二人。今日拜投為師。皈依三寶。堅持五戒。對天朝西跪下。發下宏誓。大願。倘有開齋破戒。永墮地獄。不得翻身。起身傳受。皈依。辦齋相待。辭別去了。投拜為師之後。道心堅固。功上加功。日夜修行。起了佛堂二座。一座叫齋館。一座叫三官堂。終日看經念佛。齋僧佈施。脩橋補路。道濟貧窮。廣結良緣。眾善奉行。打坐參禪。悟道養性。能知過去未來。忽然頓悟。功成。員滿說夫人。你叫孩兒過來。我今日要歸家去了。並無別言。留下三千貫。一千貫看經念佛。一千貫與你齋僧佈施。週濟窮人。一千貫我兒經營買賣。有道心堅固。日夜辛勤。謹偈二首。

貧窮廣結良緣 眾善奉行 打坐參禪 悟道養性 能知過去

未來 忽然頓悟 功成 員滿說夫人 你叫孩兒過來 我今日

要歸家去了 並無別言 留下三千貫 一千貫看經念佛 一

千貫與你齋僧佈施 週濟窮人 一千貫我兒經營買賣 有

道心堅固 日夜辛勤 謹偈二首

開齋破戒 千佛惱 引得眾人下火坑

擋住人天多受苦 永墮地獄不翻身

狼虎伴中參大道 刀鎗林裏緊加功

任他刀劍當頭割。死也不開酒肉葷。
賈外說言未了。念偈未完。只見異香滿室。蓮坐歸空。乘鸞跨鶴。白日昇天。有金童玉女。手執幢幡寶蓋。迎入天堂。萬古留名。目蓮請僧追薦。父親七日道場。功德圓滿。忽一日辭別母親。入報恩寺脩煉。削髮為僧。拜果和尚為師。去了劉氏夫人。在家看經念佛。忽一日有娘家胞兄弟劉賈。來到傅家相見。與姐姐行禮已畢。分坐敘話。劉賈心中暗想。想姐夫今已亡故。我且勸他開齋破戒。看他怎樣回答。說道。人在世間。吃些穿些。是真實。萬貫家財。不能消受。也是

枉然我有一句話。姐姐聽我道來。
地獄門前酒店希。吃些穿些是便宜。
不信打開棺木看。兩眼黃沙一口泥。
萬貫家財不受用。枉在人間走一回。
脩道之人牛毛廣。悟道之人兔角稀。
劉賈說姐姐為人在世上。吃什麼齋。受什麼戒。孟子曰。人至七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滿地豬羊鷄鵝魚蟹蝦蟹。皆是人所吃的。你怎生作厭。青提說。賢弟此言差矣。今生富貴榮華。皆是前生脩定。世人知書不知理。都似夢中人。

聖人又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聖人有惻隱之心。上帝有好生之德。你聽我道來。
肉宇中間兩個人。勸君切莫殺生靈。
今生吃他十六兩。來世還他兩半斤。
十字街頭人吃犬。亂墓坑內犬吃人。
請君不解其中意。仔細思量人吃人。
劉氏說。修行門中。吃齋為本。受戒為根。恭禪第一。不能持齋受戒。均非善人。劉賈道姐姐小弟看見世上。多少吃齋修行的人。能有幾個到頭。我這裏有個陳道人。隨師護法。

吃齋念佛至七十歲。又開了齋戒。又有一個馬道人。講經說法。做人之師。替人家報本酬恩。消災念佛。至八十歲。他又破戒了。我看見多多少少吃齋人。一個也沒有到頭的。勸你不要作孽。開了罷。劉氏青提口中不言。心中暗想。這些話也是真的。他今勸我開齋。我若不開。又恐齋戒不能到頭。被他恥笑也罷。
初吃長齋弗担憂。長齋恐怕不到頭。
有朝一日破齋戒。千日功勞一旦丟。
劉氏青提。被那劉賈勸動血心。便叫金奴。即刻到街坊上。

去買葷酒設席破齋。明日宰殺猪羊。吹彈歌舞。化子都來
唱曲。自從開齋之後。每日殺害生靈。只圖口肥。不顧他命。
白骨埋在後花園中。枯井之內。敬樂無盡。不思日後恓惶。
劉氏青提沒主張。開齋破戒殺猪羊。
勸他破戒為餓鬼。自己開齋不可當。
且說劉氏被劉賈破戒。飲酒食肉。不知看經念佛。燒香佈
施。亦不拜佛向善。作孽如山。

劉氏青提作孽深。開齋破戒殺生靈。
羔羊美酒朝朝樂。再不思量去看經。

漫說劉氏作孽且說並利告稟夫人在上家奴叩頭。聽得
小主今日回家。青提一聞此言。即忙着家人打掃佛壇。點
燭燒香。鋪設經堂。看經念佛。日蓮回至家中。先到經堂。恭
坦拜別之後。至母親跟前問安。日日誦經。過了數日。有旁
人對目道說。自從官人出門後。你母親在家殺害生靈。破
了齋戒。開了葷酒。目蓮聽說。心中好生煩惱。即對母親說。
父親在日。功成圓滿。已往天堂。臨終時再三吩咐。留下道
書。久後休要開齋破戒。難道忘了此言。孩兒出外。母親在
家。怎麼就開齋破戒。呢。母親無言回答。目蓮有偈為証。

母親破戒殺生靈。違背父亡遺囑言。

信了舅爹狂妄話。將娘推在地獄門。

且說劉氏見兒道出此言。大罵一場。不知是何人搬我家
是非。使我母子不安。兒吓。你若不信。即使金奴了環。到後
花園中。擺設香案。對天罰誓。劉氏若有開葷破戒。即刻亡
在花園。他不想虛空過往。有鬼使牛頭馬面。站立兩旁。等
候多時。劉氏青提。起願未完。七孔流血。死在塵埃。被那鬼
使活拏活捉。鐵索鎖着。牛頭押着。馬面打着。手扭腳捺。打
得劉氏皮破肉爛。鮮血淋漓。嚎啕痛哭。真個傷情上天無

路入地無門。到此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來到血湖池中。
天色已晚。牛頭馬面。身體困苦。要安歇。將劉氏捉到血
湖池邊。望下一手紅浪。滿天淹頭。喉啣痛哭。一場看見
池中些婦人。都是赤身露體。身上浸得皮開肉綻。劉氏便
問眾婦人。我等不知犯何罪過。坐在血湖池內。受苦。眾婦
人說。你初來不知。我等念個你聽。

未曾滿月堂前過。觸污宗祖與家堂。

未曾滿月廚房過。觸污竈君過往神。

未曾滿月河邊洗。觸污水府海龍王。

又將不潔衣裳晒 觸污天堂日月光

衆婦人說罷一齊嚎啕痛哭 忽然黑樓上鼓打一更。

一更裡苦難挨 泪滿腔 血湖池內哭哀哀 痛傷懷

渾身皮肉都浸壞 思想在生日 身懷六甲胎 面

黃肌瘦身帶胎 誰想死後還有害 兒不來救母

怎得消災 我的佛吓 那兒報娘恩 及早持齋戒

二更裡苦難忍 泪紛紛 血湖池內冷如水 水又深

浸得皮破血淋淋 思想在生日 腸頭兒欲生 三

番五次疼難忍 誰想死後還有災星 兒不來救母

怎得超生 我的佛吓 那兒持齋戒 救娘殘生命

三更裡苦難推 眼目垂 血湖池內安然睡 痛傷心

身上疼痛如釘鉸 思想在生日 吃盡兒女虧 出

痧出痘費心機 誰想死後還有罪 兒不來救母

插翅難飛 我的佛吓 那兒持齋戒 替娘來改罪

四更裏苦痛傷 泪汪汪 血湖池內苦難當 好淒涼

赤身露體受波浪 思想在生日 為兒吃盡忙 何

曾吃口安逸湯 誰想死後有災殃 兒不來救母

怎得免災 我的佛吓 那兒持齋戒 搭救老親娘

五更裏苦難挨 泪珠拋 血湖池內苦難熬 不肯饒

肚中饑餓誰知道 思想在生日 養兒防身老 四

時八節紙錢燒 兒不來救母 怎得好脫逃 我的

佛吓 必須持齋戒 替娘把罪消

鐵棒打衆婦人 嚎啕痛哭 求鬼爺生意 饒我殘生

痴心 一陽間 已兒巴女 誰知道 造下罪 反累自身

孝順兒持齋戒 將娘來救 忤逆兒殺生靈 連累宗親

且說夜叉小鬼 將劉氏青提 起解到地獄 重重受苦 哀哀

痛哭實在傷心 忽思量兒在陽間 夫在天堂 奴在陰司 這

般受苦 怎得知道 鐵石人聞也 要心腸 裂碎 不想在陽間

行凶作惡 殺害生靈 吹彈歌舞 只說無妨 誰知到陰司 蓬

頭赤足 短袴遮身 渾身打打得紛紛 寸步難行 哭哭啼啼 叫

一聲親兒 哭一聲丈夫 罵一聲梅香 我在陽間 不信修行

開齋破戒 打僧罵道 自作自受 報應分明 實在悔後遲也

陰風凜 黑氣騰 日無伴侶

劉青提 孤單單 獨自悲傷

哭夫君 我親兒 怎得相逢

在陽間 做女人 不知道理

殺生靈	害性命	飲酒開葷
到今日	惡貫滿	冤魂討命
殺一命	還一命	不差毫分
吃八兩	還半斤	絲毫不錯
老閻君	他判斷	不拘人情
繩又捆	索又綁	鐵枷枷了
手又扭	脚又擦	寸步難行
牛頭打	馬面拖	上天無路
大鬼敲	小鬼鎮	入地無門

若解到	變成殿	上案起呈
他提着	做畜生	永不翻身
劉青提	在地獄	嚎啕痛哭
悔不盡	從前事	錯了主章

却說牛頭馬面將劉氏提到森羅寶殿陰風凜凜黑氣騰騰見了閻君交過鐵牌往兩邊站立閻王判斷審問那幽冥見劉氏怒生嗔

鷲堂一拍將他問
折毀橋梁無路走

滅像欺神罪不輕
打僧罵道亂胡言

誰人叫你開齋破戒殺害生靈償還他的性命劉氏抬頭一看看見閻君上坐森羅寶殿兩邊文武判官手拏生死簿子下面牛頭馬面夜叉小鬼分為左右拿刀的拿鎗的拿鐵棒的拿馬叉的一個個如狼似虎形像兇惡劉氏青提唬得胆戰心兢雙膝跪在塵埃地泪紛紛哭啼啼哀告閻君我兄弟名叫劉賈勸我開齋他說道食祿前生定故此終朝殺生靈誰想造下罪地獄受刑我的佛哀告閻君饒我殘生閻王聽說重重大怒即傳判官將劉賈生死簿查看判官細查一番啓稟王爺劉賈在日五行十惡

殺戮過頭陽壽已終閻王聽說即提鐵牌差了牛頭馬面立拿劉賈回來牛頭馬面領了鐵牌手拿鐵棒馬叉鐵索離了森羅殿出了幽冥來到陽間南都關西着令當方土地帶領小鬼提拿劉賈劉賈正在店中殺豬賣肉被牛頭馬面一叉戳住上銜索帶去入了幽冥到了森羅寶殿見了閻王交過鐵牌訊問他兄弟二人作偈一首

閻王天子不饒人
三曹對案審真情
兄弟二人還要賴
孽鏡台前見分明
劉賈哥去畜生變
四生六道受苦辛

劉氏打入阿鼻獄

千年萬載不翻生

劉氏女下地獄。嗚咽痛哭。

悔當初在陽間不肯修行。

早知道地獄裏受此苦報。

再不去殺生靈傷害性命。

不講劉氏在獄啼哭。且說目蓮從母親死亡之後。買棺木。

收殮。並將靈牌供奉在家。念經超度。思想幼勞養育之。

深恩未報。日夜啼哭。

娘吓 目蓮守孝伴靈牀

哭哭啼啼念金剛

娘吓 奇緣結果歸天去

不知我母在何方

娘吓 叫兒想得肝腸斷

難止腮邊淚雨行

娘吓	三盞茶飯無心吃	想得孩兒面皮黃
娘吓	今生不得來相會	你在陰來我在陽
娘吓	想你音容如在世	眼前不見我親娘
娘吓	朝也想來暮也想	一夜哭到大天光
娘吓	睡在陽台想會你	驚醒南柯夢一場
娘吓	我恨只把無情劍	斬斷母子兩分張
娘吓	你去一日遠一日	孩兒想母路偏長
娘吓	你在路中慢慢走	等你孩兒見閻王
娘吓	金針點破天羅網	我在西天相會娘

娘吓 只因養育恩難報

聲聲訴念哭斷腸

却說目蓮孝順雙親。今爺娘命歸陰府。每日念真經。超度。

昇天。捨不得老萱堂。心中思想。淚汪汪。養育恩難報。

恩深滄海原無量。且數十重眾苦辛。

一重恩 虧我娘 懷胎我 在腹中 茶不思 飯不

想 面黃肌瘦 吃一樣 怕一樣 肚中饑 餓斷

腸 只恩情 想當初 苦我娘親

二重恩 虧我娘 要分娩 將身側 一陣痛 二陣

疼 疼痛難當 疼一陣 緊一陣 痛昏去 疼煞

了	只恩情	想當初	苦我娘親
三重恩	虧母親	兒在腹中	要奔生 爪指輕痛
蹬衣胞	兒落地	母昏沉	明喉氣喘 死過去
又還魂	險些兒	見閻君	想當初 苦了親娘
四重恩	虧母親	生下我	纔放心 代兒子 取乳
名	謹記八字	未滿月	出香房 撒污臭 最難
當	只恩情	想當初	苦了親娘
五重恩	虧我娘	洗尿屎	和袖子 水成冰 透心
涼	十指凍破	熱好挨	冷難當 不顧臭 不顧

賊 只恩情 想當初 苦了親娘
 六重恩 虧我娘 每日間 喂乳養 兒啼哭 娘心
 慌 連忙抱起 哄孩兒 上街坊 拿銅錢 去買
 糖 想當初 苦了親娘
 七重恩 虧我娘 到晚來 抱在懷 同兒睡 臥尿
 塘 簾子濕 只邊濕 睡那邊 那邊濕 睡這邊
 兩邊濕 睡身上 想當初 苦了親娘
 八重恩 虧我娘 出天花 兒身上 見標兒 不來
 漿 爺娘怕 澈痘神 許燒香 請先生 求藥方

這恩情 怎敢忘 想當初 苦了親娘
 九重恩 虧我娘 兒頑耍 放蕩行 前門望 口中
 喊 身上冷 穿衣裳 肚中餓 吃茶湯 這恩情
 苦了親娘
 十重恩 虧我娘 請先生 上學堂 哄孩兒 上書
 房 休要頑耍 寫好字 娘有賞 還要傲 新衣
 裳 只恩情 想當初 苦了親娘
 賈翁望 我爹娘 洪福大 壽延長 享富貴 受榮
 華 長生不老 誰知道 壽不長 父先死 母後亡

將何恩 來報答 苦了親娘 到靈山 獻供養 喊
 母親 叫親娘 走也哭 坐也哭 你在何方 手捉
 胸 足頓地 滾成坑 得成塘 哭聲爹 哭聲娘
 你在那方 想爹娘 人一雙 到西方 極樂邦 泰
 佛祖 拜法王 好處去了 丟孩兒 在家鄉 看經
 卷 排靈床 上西方 尋母親 安身之處 會見我
 二爹娘 離情話 訴一場 養育恩 報答娘 會過
 時光 免得我 常掛念 茶不思 飯不想 朝也想
 暮也想 想娘不到 可憐我 止不住 行也哭 住

也哭 坐也哭 卧也哭 哭斷肝腸
 哭得天昏並地暗 哭得日月不分明
 哭得八方愁雲長 哭得四方霧氣騰
 哭得烏鴉停住翅 哭得走獸滿山奔
 哭不了的思親話 權且停聲慢講論
 却說自從母親死後 日夜啼哭 難捨母親 不知可曾
 到西天有好處否 心中憂愁不定 那日在佛前 恭拜思欲
 尋到西方相會母親 方纔放心 隨即收拾衣服 打成兩個
 包袱 一頭包定經卷 一頭包定母親靈牌 拜別大眾 動身

在路曉行夜宿。饑食渴飲。千辛萬苦。作個為証。
 目蓮西天去尋母。肩挑經担。曉夜行。
 受盡風霜無埋怨。為母劬勞養育恩。
 担經向前恐污母。担母向前污了經。
 仔細思量無擺佈。橫挑經担向前行。
 不講目蓮尋母。且說南海紫竹林中。觀世音菩薩。看見目
 蓮往西天尋母。不知他可有真心等我。試他一試。便叫善
 才變一個女子。觀音變一老母。二人離了香山。來到半路
 途中。將荒山石洞。變做房屋。目蓮行走。天色已晚。見一人

向前借宿。老母便問和尚。你是何方人氏。往那里去的。
 目蓮說我是南都閩西人氏。父親在口向善。母親持齋。今
 已亡故。貧僧超度。不知可曾往西天去否。我心愈難捨。要
 到西天尋母。老母說原來是個孝人。難得老身所生一女。
 要招孝順之人。未曾訪到。如今求得正好。你在我家做一
 門女婿罷。目蓮不肯。老母說聽我道來。道情一首。
 小和尚。好痴呆。你母親。既持齋。必定死後見如
 來。你等百年歸天界。相會母親敘情懷。如今怎得
 登仙界。在我家招為門婿。早生貴子接宗祧。

目蓮聽說怒生嗔。老母說話不中聽。
 自幼削髮為和尚。看經念佛奉世尊。
 只為養育恩難報。要到西天尋母親。
 我今夜晚來借宿。不知道理亂胡行。
 那女子見目蓮不從也。向前來說道。此去西天。天河阻隔。
 凡人難到。還是在我家招親好。我有道情一首奉稟。
 小師傅。你是聽。我和你。有婚姻。夫婦本是前生
 定。五百年前結下婚。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
 不相逢。休住那西天尋母。在我家匹配為婚。受富

目蓮聽說重重怨。小小女孩不識羞。
 你在閨房為女子。出乘露醜把人留。
 吾要西天尋母去。誰愛紅粉女骷髏。
 如若再來戲弄我。不是人身父母生。
 老母見目蓮立意不肯。閑話休說。便道更深了。和尚那邊
 房中安歇罷。目蓮聽說來到房中安睡。只因行路辛苦。竟
 自安睡。觀音菩薩見目蓮真心尋母。菩薩同善才回轉香
 山。目蓮睡醒天明。大亮時。眼一看不見房屋。身睡山洞。起

來大怒不知甚怪前來戲我挑起經担又走在路行程開
話休講那一日到了天河岸上不能行走作偈一首

目蓮西天尋母親

天河阻隔不能行

上面並無橋行走

下面又無擺渡船

站在岸上嚎啕哭

淹死天河也要行

左思右想無計較

只恨足下不騰雲

目蓮在河岸上哭道莫說天河阻隔我目蓮就是碎骨粉
身也要尋見母親說罷望下一跳一唬脫離凡胎不認得
尾首當做那裡的死和尚站在水面上目蓮心內思想也

罷借屍首好過河去目蓮過了天河上岸又走到了西天
望見靈山耳听雷音鐘鼓齊鳴目蓮心中大喜作偈一首

耳听雷音鐘鼓鳴

靈山不遠西前存

異花新草開盈地

風動花香熏倒人

仙桃仙菓般般有

麋鹿猿猴處處奔

走上靈山雷音寺

恭拜牟尼佛世尊

目蓮恭拜跪在佛前求乞慈悲說我目蓮未報劬勞之恩
尋我父母而來因何不見佛曰你父親死後是幽冥教主
地藏王菩薩留下護法未曾送到西天目蓮求佛慈悲我

母親在何處佛說你母親可是劉氏目蓮說正是佛曰他
在日開齋破戒欺神滅像打僧罵道折毀橋梁閻王羞了
牛頭馬面擊去披枷帶鎖丟在地獄中受苦目蓮听说
啣痛哭有偈為證

目蓮聽說痛傷心

啣痛哭大放聲

只說母親到好處

誰知團圓受苦辛

空養孩兒成何用

未曾報答我娘恩

哀求佛祖生慈念

賜我泥犁救母身

佛祖說目蓮你母親造罪過重不能赦放念你行善救母

乃是大孝之人賜你衣鉢九環禪杖望幽冥去將禪杖在
地獄門上輕輕一點救出你母親內有水飯可與你母充
饑目蓮聽說心中歡喜領了衣鉢禪杖拜謝佛祖出了雷
音寺來到幽冥按落雲頭站在鬼門關上脚踏陰朝地府
哭哭啼啼哀聲震動獄主獄主差鬼卒去問是何人在此
啼哭問明報來鬼卒至目蓮跟前問和尚為何在此啼哭
目蓮答道領着佛前來尋母不見因此發悲鬼卒回復
獄主命請進來目蓮隨到獄中獄主起身迎接便請問何
方聖僧上下法號出家幾載拜何師長悟何道法備何佛

門目蓮答道

姓傅蘿蔔目蓮僧

自幼出家誦經文

來果和尚傳道法

脩的虛靈最上乘

做主見說十分歡喜我也自幼出家尚未遇着明師今得遇不免低聲下氣請問他個明白即向前施禮啓問道

問師怎麼道根芽

問師怎麼道開花

問師怎麼道結果

問師怎麼道歸家

目蓮說道你問歸家法則必要堅持五戒謹守三皈听我道來

明師一點道根芽

赤透三關道開花

明心見性道結果

一移一步道歸家

獄主見說果然真僧便謝開示之恩說道前日有個單魂劉氏青提他說有個孩兒自幼出家脩道想必就是尊師目蓮道正是如今可在此否獄主說不在此處與他胞弟一同起解去了目蓮又問鬼使此地是甚麼所在鬼使說是鬼門關陰陽界世人死後必從此關走過有倘為證

鬼門關上冷凄凄

獨自孤單無所依

拋却家鄉兒共女

別離枕上妾和妻

目蓮答道

眼中泣血千般苦

腹內回腸九曲悲

多少花朋酒友輩

今朝到此各分離

目蓮聽罷進問尋母鬼使也不敢阻攔目蓮正行之間忽見一座高臺有鬼使看守便問道此叫何臺答曰名為孽鏡臺照人心胆聽我道來

孽鏡臺鏡高懸照人一世

善與惡功與過不差毫分

這一照任憑你鐵嘴鋼牙

辯不過賴不脫如影隨形

孝男子賢女人來到冥府

問君爺下春羅親自接迎

不要上那高臺容顏返照

自有個賢孝光透徹幽冥

行善的對照了心中快樂

在陽間結良緣看破錢文

隨時去行方便不肯暫罷

百而千千而萬德善加增

到此地克星退吉人天相

送各殿遊一過再轉人身

作惡的鎖上臺看他孽障

世上人作惡事日久月深

第一種忤逆子雙親不敬

兄與弟真骨肉視若傷人

妻共妻子和孫哥珍看重

爭家產奪田地一些不容

盡由己毫無人慎高執傲

胸懷中多奸詐嫉妬貪嗔

豈知到頭頂上神錄罪過

鐵鏡中等你來對照分明

罪過小入四生胎卵濕化

孽障重下地獄永不翻身

目蓮答道

七卷

七

鬼使說罷便問道你是何人到此做甚目蓮說我是陽間求的奉佛旨前來尋母不知可在此否鬼使說前日有個劉氏蓬頭赤脚披枷帶鎖牛頭馬面手執鐵棒打得一癩一點啼哭而去有偈為証

目蓮聽說痛傷心

痛哭嚎啕大放聲

母在世間持齋戒

何人叫母又開葷

魚肉豈能添壽命

今朝地獄苦難伸

只恨舅爺心腸毒

連累母親罪孽深

目蓮說罷哭進關去尋母鬼使見他手拿鉢盂禪杖也不

敢攔阻行不多遠見一高山目蓮便問鬼使此是甚麼所在鬼使答道這是陽間罪男婦不信佛法殺害性命飲酒茹葷臨終之時心中害怕吩咐兒女將紙錢焚化以為送來冥府贖罪那知毫無用處堆積於此故名破錢山有偈為証听我道來

破錢山有萬丈高

鬼魂到此哭嚎啕

饒君化積千張紙

罪孽難消半鐵毫

陰司若受錢和鈔

貧者俱亡富可逃

地獄無邊苦海境

還須功德培為高

目蓮聽罷便問鬼使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使說有的前日見他蓬頭赤脚披枷帶鎖牛頭馬面手執鐵棒打得哭哭啼啼而去

目蓮聽說痛傷懷

嚎啕痛哭放悲哀

聽得母親身受苦

狹兒趕上替將來

目蓮哭罷又望前行見一亭殿開四面有夜叉小鬼看守兩邊堆的男女衣服目蓮便問此是何地鬼使說剃衣亭

又問利的是甚麼人的衣服答道利的是捉蛇田雞斬頭

剃皮慣打飛禽走獸去毛斲足日在市中賣錢酌酒作惡

之人豈知陰間分毫不爽受罪無窮有偈為証聽我道來

剃衣亭裏怨魂魔

冤冤相報沒差訛

罰他陽間為畜物

也是前身作惡多

不敢惹人偏要捉

剃皮斷足痛如何

今在亭中相等你

剃下衣皮也不過

目蓮聽罷便問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使答道有的蓬頭赤脚披枷帶鎖牛頭馬面手執鐵棒打得哭哭啼啼而去

目蓮聽說母受苦

不禁兩眼泪淋淋

當時若不依我舅

可免今時受罪刑

目蓮哭罷望前行去。又見一池寒水。墨墨其中。男女魂鬼號哭。池上有鬼看守。便問此是何池。鬼使答道。此名寒水池。又問池內之人。是何罪孽。答道。係陽間男女。不衣父母翁姑。有錢不肯施衣濟寒。不惜物力。自穿着華美衣服。有衣不肯愛惜。決水放火害人。死後罰他在此池內受苦。有偈為証。聽我道來。

寒水池內冷氣侵
不惜衣裳必到臨
自己身穿美麗服
布衣不着父母身
有錢騎吝難施捨
不做衣裳濟困貧

決水旱淹並放火。此種罪孽入寒水。目蓮聽罷。便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使答道。前日有個劉氏。蓬頭赤足。披枷帶鎖。牛頭馬面。手執鐵棒。打得啼啼哭哭。解過去了。

有目蓮 聽說是 母親受苦 止不住 兩眼中
淚下如淋 手掩胸 脚踣地 豪啣痛哭 哭得那
眾小鬼 聽也傷心 爬不到 雲時間 一程趕上
趕上我 受苦娘 一路同行 倘有那 輕重罰
兒身可代 可免我 養育娘 身受陰刑

目蓮聽罷。便問鬼卒。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卒答道。有的。被牛頭馬面。棒打鞭敲。哭啼啼。起解去了。單吃人間。窺女眼。淫詞賭博。貪有異。地埋不明。慣相欺。此輩人。兇歸地府。罰他双目。不能窺。目蓮聽罷。便問鬼卒。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卒答道。有的。我今趕上。將娘替。只恨舅爹。心腸壞。勸我娘親。又吃寧。今日娘親。身受苦。使我心中。如火焚。秦青恩情。報幾分。

目蓮哭罷。望前行去。只見前面一座高山。山上有無數難兒。生得銅嘴鐵足。食人眼目。有鬼使把守。目蓮問道。此是甚山。鬼使答道。此名神雞山。凡人在世。兩目精神。光彩不。以正用。慣看人家婦女。多有淫詞。詭曲。日夜賭博。又有一種風鑑。兩目不識地理。亂代人家。點穴。輕則敗壞。甚則絕嗣。又有一種婦女。專以兩目勾情。死後。皆罰上此山。使銅嘴鐵足。雞食其心。眼使兩目。不能視物。有偈為証。听我道來。神雞山下路。遠歧。鐵嘴雄雞。世所奇。

目蓮哭罷。望前趕去。又見一座庄院。內設柵欄。陰氣凜凜。無數鬼魂。變為驢騾六畜。四面有鬼卒把守。目蓮問道。此是何地。鬼卒答曰。此名變牲所。凡在世為官者。食祿不忠。貪財受賄。酷虐百姓。為民者。不完官課。枉取人財。明暗騙欺。心昧已大。秤小斗。輕出重入。欠負不還。收息過分。一切損人利己者。死後入此所。以變畜牲填還。更有在世不肯持齋。好殺生靈者。亦罰此所。變畜受刀割之報。有偈為証。聽我道來。

為人死後變諸牲。總為生前結下因。

食祿不忠。還酷虐。欠糧賴債。利過身。損人利己。多瞞昧。不肯持齋。戒殺生。罰他此處。為畜類。報應分明。理最真。目蓮聽罷。便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卒答道。有的。牛頭馬面。解赴前去了。

目蓮到此。不克。又放聲。得見老母親身面。願代娘親受罰刑。目蓮哭罷。趕去尋母。見一處廣設油鍋。牛頭馬面。將些罪人。又下油鍋。口化骨酥。痛苦千般。目蓮便問。這些罪犯。生

前作何惡孽。鬼使答曰。他在陽間。專將鱗甲毛羽生靈。買來割剝。鮮血淋漓。洗淨白肉。丟入油鍋。烹炙。香甜美味。只圖口腹。全不思上天好生之德。罰他到此。抵償物命。報應不真。有偈為証。聽我道來。

只為生前作孽多。今朝不免下油鍋。口中香美滋膏味。都是猪羊雞鴨鵝。在世烹他雖適口。陰間災已待如何。為人不犯葷腥味。死後都歸安樂窠。

目蓮聽罷。便問鬼使。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使答道。有的。

起解去了。目蓮又望前去。找尋。只見一池紅水。滔天有無數男婦鬼魂。浸在池中。池上有鬼看守。目蓮問道。此名何池。鬼答道。此是血污池。凡人在世。不問男女。不務正道。多貪酒色財氣。死後。罰在池中受苦。有偈為証。聽我道來。

惟有人生造孽多。不脩品行念彌陀。多貪酒色並財氣。不孝父母逆公婆。目蓮聽罷。便嘆道。有目蓮。歎血湖。其中罪犯。都是那。在陽間。不好之人。為女子。在家中。嬌慣成性。不曉那。女人家。四德三從。

只任己情性乖招非惹是
幾句話不對頭潑天大鬧
嫁出門做媳婦丈夫不敬
倘有事稍拂意尋死覓活
貪美味愛好衣塗脂抹粉
丟父母與公婆丈夫體面
有一等做公婆省吃儉用
娶了你這媳婦浪吃浪用
有一等無節婦丈夫纔死

習慣了古怪性鬧氣紛爭
蓬了頭赤了腳將命來拚
逆公婆惱妯娌咒罵居鄰
欺伯叔侮丈夫不顧品行
裝成了妖怪樣引誘他人
花銀錢娶得你反辱家門
掙下了家和產遺子遺孫
將家產收完了反落壞名
就勾引風流子入室偷情

叫丈夫魂靈兒怎不切齒
時牛頭和馬面鎖拿女鬼
女人犯一切罪到此受苦
一種人好吃酒不顧父母
酒醉後信口談胡言亂語
甚至於乘酒力將人打死
酒醒後方懊悔當初不戒
又恨那糟坊主諸般不做
追恨那古儀狄美酒獻禹

自然到閻羅殿新過分明
鹽血湖吃血水永不翻身
男子漢犯了罪一樣施行
約三朋拖四友終日醺醺
豈知道醉後語最易傷人
連累了一家人受怕担驚
若戒去可免了今日災星
單將此好五穀孽障釀成
到後來承此業相繼其踪

除司內故對他鄩都受罪
有一等好風流廣貪淫慾
用千方出百計勾引上手
到後來懊悔時懸樑高吊
初時節許允他百年偕老
反影揚醜聲名致女傷身
合春方和丹藥助陽宣淫
愛財人見銀錢不顧其身
更更利貪滾利貧苦親鄰

到如今還未曾得轉人身
見好女和好婦必想奸淫
守節的一時開動了春心
有閨女始知情引誘成奸
到後來懷六甲現影露形
有和尚和道士招散買笑
這些人也許在池中受罪
有錢人又不肯將貧周濟
生妄想造華堂千間嫌少

又誰知屋造成一命歸陰
任憑你財百萬難通冥府
一種人好賭氣不顧性命
開氣人拋妻子不顧父母
動氣的有多少因氣成病
心胃疼頭眩昏腎虛血疾
這些人在陽間不肯學好
有目蓮憐眾鬼身難代替

空存了獸鼠窩出妖出怪
反不如在陽間積德修因
頃刻中能使他家破亡身
忍不住一口氣身受重刑
氣悶在心腹內鼓脹成真
到後來病漸重一命歸陰
歸地府受此報血湖泡浸
趕上前尋母親不能暫停

目蓮嘆罷眾鬼齊哭悔之莫及
目蓮便問鬼卒可曾有個

劉氏到此鬼使答道有的起解去了。日蓮就望前行正行之間見一座山不生草木上有油豈油沙其滑無比只見牛頭馬面將些罪鬼趕上此山前進不得後退挨打噯哭之聲不忍聞之。日蓮問道此是何山鬼說此名滑油山凡人在陽間有錢不肯修橋補路施捨路旁燈油貧不安本分偷鋪路碑石路旁燈油專做油線蝦疋行路不讓老人以及殘廢佔侵官路掘掘墳山死後罰在此山受苦有偈為証聽我道來

滑油山上滑難行

只為生前意不平

不肯修橋並補路 吝財不捨路燈明
墳山掘掘遷佔路 神鬼當空看得清
待到魂兒歸地府 滑油山下使長征
目蓮聽罷便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答道有的起解去了目蓮又望前行只見一座高臺臺上有些鬼魂在上上有四字萬慮皆空臺下有無數鐵柱綁縛劍心有鬼使看守目蓮問道此是何處鬼說是望鄉臺臺下是劍心所凡人死後到此使之上臺一望只見家中妻子財產子孫皆在目前一望皆空或有萬貫家財丟與子孫貪歡頑笑

弄得七零八落不思報答父母只管穿吃嫖賭邀朋會友宰殺生靈只是造孽心中酸痛噯哭懊悔生前未曾積德修行多立功德以抵死後罪過正是財帛盈箱不能帶孽障隨身豈得丟望過下臺行善者無事即去行惡者綁在鐵柱上劍心所別者皆是忤逆心奸盜心邪淫心誘正附邪心毀僧罵道心狠毒心妄想心世上一切不平心俱要剝出有偈為証聽我道來

方今五七上臺看 欲與妻兒長話

望見家鄉心內酸 陰陽世界兩相懸

雖有子孫齊顯做 生靈勿殺可解冤
豈知欲報生身德 惟有修因結善緣
勤人用意莫好淫 妄想機謀造孽深
死後閻羅天子判 斷然剝出不平心
目蓮聽罷便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答曰有的起解去了目蓮又趕去尋母正行之間見一座城門上有枉死城三字城內陰風凜凜也有鬼看守日蓮問道枉死城中是些甚麼鬼魂答曰俱是冤魂孽障或兵刃所傷或水火所殺或因氣悶而死或因事自盡這些魂靈收在城內冤冤

目蓮問道：這輩人作何罪孽受此苦惱？鬼曰：他們在世慣

枉死城中孽障深，為因連累命歸陰。冤仇報應分明白，總見閻羅法律森。

若是忠臣並孝子，死後立刻即為神。免得城中來住息，見得陰司報應分。

目蓮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答道：有的。前日打此經過，即時牛頭馬面棒打鞭敲解去的。目蓮聽說，又望前去見

一個所在，那些夜叉小鬼將些人綁在柱上一錐兩半個。目蓮問道：這輩人作何罪孽受此苦惱？鬼曰：他們在世慣

作誑詞歌豔曲，演淫戲或敬神祇，不點忠孝節義等戲，倘點風流邪淫之戲，使男女看得心中感感，以假作真，不能全其節義，死後到此罰他受此苦惱，有傷為証，听我道來。

錐錐刑罰痛傷心，錐得陽間不正人。敬神演戲歌春曲，男女觀之感感深。

守節不終重改嫁，將他一錐兩開分。要知能免錐錐苦，莫起奸邪淫慾情。

目蓮聽罷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答曰：有的。起解去了。目蓮又趕前去，只見那些鬼卒將罪人或綁或縛或開膝

或剖腹，或拔舌，或抽腸，其慘難言。問道：這些人在世造何罪孽，鬼使說道：那拔舌抽腸的，在陽間逞刀筆之才，欺官

做上口，能舌辯，慣說是非，亂道黑白，造誣言，誹謗善良，甜言蜜語，感騙銀錢，那開膛剖腹的，是在陽間作孤僧野道

那道人，煉紅鉛為至寶，專行淫慾，假稱師祖，旁門悞人，生死，或作強盜劫賊，放火搶奪，火燒山林，一切生靈，死於

他手，罰到此地，受此苦惱，有傷為証，听我道來。世間造孽皆由口，黑白真偽信口言。

誹謗善良兼誘騙，抽腸拔舌理當然。

自稱師祖將人或，更作孤僧野道僧。

採煉鉛丹成淫藥，罰到開膛剖腹泉。

目蓮聽罷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那鬼答道：有的。起解去了。目蓮聽說，趕去尋母，又見前面一處，那些鬼卒，那

罪婦放在榨上，榨得鮮血遍流。目蓮問道：這些婦人犯的何罪？鬼曰：他在陽間慣貪淫慾，不能生男有女，還妬丈夫娶妾，死後罰他受此苦惱，有傷為証，听我道來。

鐵板地獄痛傷心，榨得陽間女婦人。貪淫不得生兒女，還妬丈夫娶妾身。

宗祀不承為不孝 故到陰司受此刑
要免陰司榨壓苦 在除忌妬早脩心

目蓮聽罷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卒答道有的被牛頭馬面打得哭啼啼起解去了

有目蓮聽罷道母解去了 止不住兩眼中淚雨千行
手捶胸脚踣地哭得 叫一聲我親娘好不悲傷
為兒的趕不上心中叫苦 趕上了將身代也是誑常
目蓮哭罷又往前行見山一座山上有無數鋼刀鋒快無
比山下猪羊犬馬鬼魂那小鬼夜叉將些罪鬼掠上刀山

叫苦之聲真不忍聞便問道刀山之上是些甚麼罪孽答
曰這些罪人他在陽間造賣假藥殺人性命專造假貨騙
人財更有唆人爭訟誘人嫖賭離人骨肉破人婚姻姦人
婦女反敗名聲死後罰上刀山受苦有偈為証

刀山地獄苦難伸 專鑽陽間刁滑人
賣假東西欺景漢 陰謀暗算害人身
千般機巧傾房屋 萬惡奸刁妬宗親
如此鬼魂來冥府 刀山斷要受艱辛

目蓮所罷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答道有的起解去了

目蓮又望前行只見一犬無甚人住惟有惡犬嗷嗷專咬
那些罪犯或拖腿或咬手或咬頭或咬背只見些鬼啼哭
旁有鬼使看守目蓮問道此惡犬咬的甚麼罪人鬼使答
曰這些罪犯男女暗室偷情談人閨闈怨天恨地不敬神
祇不惜字紙死後到此必被惡犬所咬有偈為証

惡犬生來似虎形 張牙舞爪向他奔
在生疎理驚天地 只想偷情結私恩
折散婚姻罪孽重 聖賢字跡不思存
鬼魂從此來經過 惡犬將他一口吞

目蓮聽罷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答道有的起解去了
目蓮又向前尋母行不多遠只見小鬼將些犯人放在確
內搗得皮肉爛如爛漿便問道這些罪人在陽間作何罪
孽答道他們在世掘人墳墓將屍骨作器皿賣與人用或
合藥迷人加之大秤小斗不孝父母阻人佈施誇人念佛
持齋脩心不信因果行善故罰他受此苦甚有偈為証

確地獄有前因 報應分明却是真
掘墓盜屍兼合藥 不憐父母當途人
再加誇毀佈施者 不信脩心清淨身

如此鬼魂歸地府 確他如米一般新
目蓮聽罷便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卒答道有的起
解去了目蓮又望前去尋母正行之間見一座房屋炊烟
接天熱氣蒸騰朝裏面一看並無鍋灶只有空心銅柱數
根大可一箇內裝炭火燒得通紅那些鬼卒將罪犯綁上
頃刻渾身皮肉盡脫只見白骨枯焦目蓮看見實在悽慘
便問道這些鬼魂所犯何罪答曰他生前好吃異味將些
活物放在火烙上烘炙透酥然後用作料和食不惜生靈
不信勸善言語時地破人彌戒死後發此受炮烙之刑有

傷者如聽我道來
炮烙之刑極異常 活身綁柱骨焦黃
生前異物會香味 死後將君烙備嘗
暗破人戒增罪孽 善言不信罪難當
欲清死後則炮烙 早惜生靈進佛堂
目蓮聽罷便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卒答道有的起
解去了目蓮又望前去尋母行至一處見鬼卒將些鬼魂
倒裝在磨上小鬼推磨便問道這些人犯何罪孽答曰他
在陽間不信佛法不敬三寶誹謗正言傳惡作惡欺壓善

良謀人財產佔人妻妾欺孤逼寡妬富笑貧借錢不還暗
算敗壞專說壞話故有此報有偶為証聽我道來
挨磨地獄苦難當 罪鬼臨之已斷腸
在世安為非禮事 除司半點不能藏
將身倒放在磨眼 皮肉如漿骨似霜
欲免陰間磨上苦 持齋念佛效忠良
目蓮聽罷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卒道前日有的今
已起解去了目蓮聽得此言即望前行不覺到得孟婆茶
店舉目一望見有大殿兩邊有臺傍設鍋灶週圍廊房數

百餘間只見男男女女進的進去出的出來又見無數男
女坐此吃茶目蓮問道此是甚麼所在答曰此名孟婆庄
廣採世間藥物合成似酒非酒之味故曰迷魂湯凡在世
間作惡之人使他吃下迷魂湯則前生靈性如有聖經佛語神
咒始勤終怠即寫本來面目四字投到陽間或數日數月
死亡待他忘却真言法語然後均到陰司發付各獄受苦
有偶為証聽我道來
陰司設立孟婆莊 專造迷魂大補湯
根行深厚靈性在 便來此地有何妨

如其自誤未修者 只怕終歸地獄藏
 犯罪鬼魂解到此 罰他飲過見閻王
 目蓮聽罷問道可曾有個劉氏到此鬼卒答道有的起解
 去了目蓮問道此是甚麼所在答曰奈何橋其高無比長
 八十一丈闊一寸三分只見夜叉鬼使手執鐵棒將那些
 奸貪詭詐強暴凶橫之輩打得啼哭押上橋梁未走幾步
 跌下被毒蛇惡物亂吞亂搶又見仙童仙女手執幢幡寶
 蓋接引 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人平平穩穩如登雲
 一般送他過去目蓮嘆道話不虛傳有偽為証

奈何橋上判分明 只為生前枉惜金
 貪貨貪財難停刻 為子為孫婦先除
 造成惡孽兵來報 積下深仇橋底沉
 惡物毒蛇亂吞搶 魚蝦蟹蟹常踏經
 孝上忠良仙接引 功高德厚鬼恭欽
 或送西方去安享 也有樂善再修行
 心明似鏡魔難找 性定如山孽不尋
 寄語陽間未來鬼 莫臨此地受冤情
 目蓮嘆罷正望前行尋母忽遇一大鯢輪轉不息有小鬼

看守目蓮問道此是甚麼所在鬼使答曰乃是六道輪迴
 目蓮便問何為六道輪迴鬼曰所謂六道者富貴貧賤胎
 卵濕化是也輪者或輪世間為人或輪陰曹為鬼或富貴
 輪為貧賤或胎卵輪為濕化迴者去而復來也故曰任爾
 千般巧都在輪流中第一道金路車出來的高官峻爵為
 侯作宰因他前生功高德廣看破紅塵知在輪迴之中行
 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第二道銀路車出來的穿錦
 着緞居住水閣涼亭因他在世不敢作惡時刻提防兢兢
 作事清白為人第三道玉路車出來的疲癯殘疾之人因

他在世功少過多離變人形長街吃化腐賸沿門叫喊有
 眼有脚天堂路第四道泥路中出來的胎生披毛戴角變
 為畜類失人形因他在世出騙人財借債不還變畜還報
 或在世間憤高欺傲目空海內故今變為畜類開口便罵
 舉手就打不敢接頭食的汚濁之物腫的汚濁之地第五
 道石路車出來的卵生身被濕毛見人胆戰心驚飛騰速
 避性命在眾人掌握之中因他前生仗着家私勢力做事
 一手遮天天下人皆不在他眼底或尊卑同姦老幼同淫
 故變鳥雀還報第六道木路車出來的乃是濕化之物因

他在世惡貫滿盈。或魚蝦當飯。或作魚蝦生涯。故今亦變魚蝦。還報與衆人。火燒油煎。故陰曹報應。絲毫不爽也。後有十字文一篇。聽我道來。

有鬼使答道。上目逆尊者。過了這奈何橋。六道另分行善的。依善報。平安吉慶。作惡的。到此地。半點無差。第一條金路去。轉為富貴。做高官。定人爵。祿萬萬鍾。頭戴的烏紗帽。威風凜凜。身穿的朝服袍。玉帶整齊。上得任屋千間。高庭大廈。只都是皇帝命。百姓造成。或出外。八人擡。前呼後擁。如同那活神仙。實在逍遙。

你可知他這福從何來。皆因是前世稟精善修因。或濟貧。贈急苦。務民之義。或施茶。兼送藥。過路貧民。或修那。數百年。崎嶇之路。或造那。千萬人。要道之橋。或設那。養老堂。貞孝。旌表。或砌。燈。惜字紙。敬重。聖明。或裝金。塑佛像。令人。恭敬。或作。醫。學。陳生。贈人。參藥。或刻。書。廣。佈。施。天下。流通。感動。那。癡。迷。漢。替。天。行道。結。成了。萬。人。緣。安。高。太。平。第二。道。銀。路。車。一。種。男。女。或。編。織。或。布。服。等。等。不。齊。皆。因。他。前。世。裏。善。根。種。大。所以。這。穿。的。福。不。用。憂。愁。

同進寶卷 上卷

或做人。忠厚。道。老。成。一個。或省。吸。又。省。用。補。拙。養。廉。或。明。親。共。來。往。清。白。禮。道。或。持。齋。誦。佛。號。如。在。致。誠。或。當。家。照。舊。日。章。程。不。改。光。於。前。裕。於。後。耀。祖。崇。宗。或。惜。穀。如。貴。珠。不。遺。一。粒。或。惜。薪。比。愛。桂。不。肯。費。燒。或。奉。親。如。老。萊。十。分。美。好。或。夫。婦。如。梁。鴻。舉。案。齊。眉。或。兄。弟。如。姜。家。每。宵。同。被。或。買。賣。如。同。那。管。鮑。分。金。或。說。話。無。半。點。將。人。欺。壓。或。遇。事。人。做。易。我。派。做。難。或。終。身。能。讓。耕。又。能。讓。畔。或。逢。人。便。化。導。不。肯。失。人。第三。層。輪。玉。路。轉。出。來。的。乃。殘。疾。是。六。根。不。全。之。人。

請。教。是。為。甚。的。六。根。殘。疾。都是。他。自。作。受。不。保。天。真。好。眼。人。理。當。看。孔。孟。之。道。他。喜。看。那。邪。說。不。在。禮。倫。好。耳。人。理。當。聽。那。紳。講。約。不。當。聽。那。絲。相。有。意。婚。姻。好。鼻。人。理。當。聞。梅。蘭。竹。菊。不。當。聞。偷。香。女。脂。粉。沾。唇。舌。香。人。理。當。談。忠。孝。節。義。不。當。談。嚇。人。話。怪。力。亂。神。有。身。人。理。宜。作。精。忠。報。國。萬。不。可。似。飛。蛾。撲。火。燒。身。有。意。人。不。妄。想。淡。然。無。欲。無。意。人。一。朝。念。忘。己。及。親。更。有。那。愚。昧。人。順。妻。逆。母。全。不。念。母。養。我。萬。苦。千。辛。因此。上。將。六。根。缺。其。一。二。叫。他。想。自。己。的。前。果。後。因。

第四輛銅路車出來，驛馬都是他前世裏騙得人錢，為官的貪賄賂，搭台窩詐，衙役們死要錢，將人私打，為士的連四書不會圓點，傭工的至主家毫無賴情，做朝俸，上店時笑容可掬，還有那赤貧人一張寡嘴，更有那屠狗輩宰殺六畜，如此魂到陰間，關王勒斷，

都是他前世裏騙得人錢，得了錢，贏官事，就把心偏，遊得錢不再打，聽其自然，自家說，碎金少，怎得對天，付過錢，忽變臉，不肯向前，想付錢，沒得付，袖手旁邊，是說非非，說是弄出牽連，又有等打獵人，慣吸新鮮，叫判官拿簿對一切禍愆。

使鬼送孽鏡台，叫他自照，即改頭換了臉，披毛戴角，第五路石車上轉出來的，他前世為人身，不修片善，或拔彈打死了鴛鴦一個，或開鎗打傷了三春母鳥，有個人獲一雁籠置舟尾，籠內雁伸出頭，高聲大叫，還有那頑皮童上樹取卵，

再送上望鄉台，他看一篇，將宿債還清了，再了孽象，都是那克惡鬼，變做飛禽，卵生的一切鳥，活捉生擒，那個鳥獨哀鳴，無那知音，那巢離不知母，一命歸陰，見空中一孤雁，隨船就淋，那天雁落船上，交頸相吟，鳥歸巢，無那在叫死樹林。

有姑蘇王大林見童捉弄，必給錢買來，放培養，慈心太湖人沈文寶，亦是好善，買多少放生，物後免疫，臨眠床上，無數鳥來啄胸襟，第六層木路車轉出來的，乃水族類物，一切濕生，或用冰雷公藤，淨江子藥，藥死了水族類，子子孫孫，或登岸用鐵叉，將魚來戮，或臨水用網罟，嚇得亂奔，或控膳，煎釣蛙，捕龜捉鱉，都用餌誘他食，釣出他門，還有那毒心人，見蛇必打，每日裏，害活命，捕捉來吞，此等人非為錢，就是為嘴，何苦的，與族類，結下仇冤。

可曉得物內中亦有主長，那胎稱獅子王，卵稱鳳尊，濕化生稱四海龍王，為主，若傷他族中王，訴告閻君，孔夫子有仁心，無端不殺，鄧子產畜魚類，亦有靈根，蘇東坡吸長齋，無非戒殺，白樂天放生儀，就是操存，今四公一天堂，三居冥府，善惡報萬古，在書上明言，此等輩，將他上木路車出，只時候，如春夢，昏昏沉沉，目蓮聽罷，問來由，各獄遊完，未見劉，觀此獄中諸鬼苦，發心勸化一番，去天堂地獄，隨人走，善惡分明，心性求。

十殿獄中都走過
行善歸陰神鬼服
前生富貴勤修積
乘此加脩了俗垢
一貫大道孔門露
道言守一明言透
萬不可為造孽垢
不怕金銀堆北斗
隨身只有功和過

憶恩刑苦淚双流
惡人到此坐籠囚
今世榮華受享優
訪求明士指丹邱
萬法終歸一個脩
三教經文子講求
紅塵美景等浮漚
無常一到萬倉休
孽鏡台前照悔尤

善惡般般求現就
那時再想脩難得
莫說貧窮功難積
或逢好勇鬪狠者
或是過人走錯路
或逢燥賭喝時客
或遇放生戒殺者
逢人行善幫他湊
種種善功由爾做

閻君鐵面不情留
悔然當初不肯修
善門黃犬在人修
苦苦勸化分解憂
指明清白免差違
勸戒風流莫下流
存心積德美名留
樂得成人福善謀
功成自有出人頭

存留陰陽子孫受
命歸陰府心無疚
不怕牛頭和馬面
六道車中輪轉出
胎卵濕化皆人做
吾勸世人早看透
有朝一日功回就
跳出輪迴不用愁

自己轉生又不憂
各獄陶然任我遊
端然拱手要低頭
定人苦樂往來投
化化生生轉不休
持齋念佛拜神麻
跳出輪迴不用愁

目蓮聽罷速去尋母轉瞬之時不覺到了鐵圍城邊便問
道：此是甚麼所在？鬼卒答曰：內面乃是阿鼻地獄。請問這

其鬼魂為甚啼哭鬼道聽我言來
陰司裏十八層阿鼻地獄
頭一等作惡人怨天恨地
二等人行惡的不孝父母
三等人行惡的殺人放火
四等人行惡的姦人姦女
五等人行惡的開齋破戒
目蓮問道：有個劉氏在內感鬼使說有的目蓮聽見在內
手執禪杖向獄門上用一戮猶如天崩地裂响喇一响

是陽間行凶黃惡毒之人
打善人罵道友不敬神明
打貧銀罵尊長悖逆之人
劫人家財共害人性命
謀閨閻咬詞訟破人婚姻
打入在阿鼻地獄永不翻身

地獄門大開裏邊孤魂共相說道開恩大赦猶如雁飛一般出來目蓮只是尋母不顧鬼魂逃走把守獄門的鬼使不放目蓮進去被獄裏眾孤魂出來阻攔不住見勢不穩也只得跟了逃生走到陽間托生而去目蓮見母親被枷帶鎖走出獄門母子相會嗚咽痛哭有偈為証

目蓮看見老娘親 鐵索麻繩响不停
骨瘦如柴不像樣 蓬頭赤足泪淋漓
披枷帶鎖受刑苦 匍匐塵埃徒步行
看罷就將杖舉起 打開刑具碎紛紛

鉢盂禪杖來丟下 扯住母親大放聲
劉氏見兒也痛哭 今朝方悔不修行
猪羊只說人能吸 那曉除司把理評
及早知之如此苦 誰人破戒食葷腥

不說母子啼哭且說幽冥教主在翠雲宮中與閻君在森羅寶殿忽聽得地獄門一聲大响不知何人偷開獄門命閻君代領牛頭馬面來到阿鼻地獄門首看見獄門大開鬼魂逃走目蓮與劉氏啼哭閻王大喝一聲那裏來的野和尚目蓮說貧僧不野閻君說你為何擅入地府私開獄

門放走孤魂還說不野若再要野幽冥教主森羅寶殿該你做罷喝叫牛頭馬面捉拿和尚目蓮聽說念動真言牛頭馬面不敢近身十殿閻君重重大怒吩咐把劉氏監禁地獄拖的拖扯的扯依然入地獄受苦目蓮作偈一首

十殿閻君怒氣噴 一齊來捉目蓮僧
拖的拖來扯的扯 推的推來撐的撐
青提選入阿鼻獄 小鬼夜叉封緊門
禪杖鉢盂都搶去 森羅寶殿把言論

却說十殿閻君將目蓮扯到翠雲宮前傳相看見走下殿

來便叫我兒你為何事私開獄門目蓮叩拜說父親你在這里遭遇快樂不顧母親在地獄受苦傳相說你母親在十殿閻君案下發業我怎能顧他閻君說你修你的福他造他的罪說罷一齊來至宮殿閻君啟奏菩薩原來傳相之子目蓮私開獄門放走鬼魂菩薩叫目蓮你擅入地府私開獄門放走孤鬼是何道理目蓮啟奏菩薩道

目蓮跪在塵埃地 哀告菩薩發善心
自古一兒皈佛道 從來九族盡起生
只因養育恩情大 尋母担經見世尊

佛祖念余功行滿 指教尋母到幽冥
 賜余衣鉢禪和杖 可憐泥犁救母親
 菩薩若還不肯信 好將兩物作為憑
 地藏王菩薩說佛祖賜你禪杖。上開三十三天。下開七十
 二司。佛祖賜你前來救母。叫你将禪杖放在地獄門上。輕
 輕一點。開了獄門。叫你在前。站在旁邊。喊母親出來便了。
 你将獄門大開。把衆孤魂。放走陽間。都去逃生。這便怎樣。
 即令判官查點。共有多少孤魂。判官細查一番。啓奏菩薩。
 一共八百萬有零。菩薩聽說。急叫目蓮收來。有偽為証。

目蓮救母不小心 禪杖微開地獄門
 放出孤魂八百萬 都來世上去投生
 幽冥教主聞知道 便叫目蓮收孤魂
 衣鉢明珠存地府 與君穿件黃衣襟
 白面善人改惡相 兩帶金錢好驚人
 即令鬼使開門去 送到陽間菓府門
 鬼使領青來帶下 卽送陽間赤牒村
 丟在菓樹林內 認母投胎去托生
 不說鬼魂歸地府 再聽下卷目蓮僧

話說陽間果州章句縣赤牒村有個藍商姓黃名宗旦娶
 妻田氏。未曾生育。夫妻無子。宗旦許下各廟。懺悔寶蓋齋。
 僧佈施。廣結良緣。一日夫妻二人進香回家。行至菓州之
 下。見一小兒。身穿黃袍。坐在地下。宗旦夫妻二人走向前
 來。見那孩兒。哭起清風。一道忽然不見。夫妻二人吃了一
 驚。宗旦便叫夫人。休得害怕。莫非是我誠心求子。菩薩
 感應。天賜麟兒。投胎有偽為証。
 夫妻禱祝轉回程 不覺有孕帶在身
 懷胎二十五個月 腹內孩兒要降生

一日田氏臨盆三日方才分娩降生下來宗旦一見孩兒身長二尺皮如黃紙面帶金錢一字黃眉板牙兩個鼻生三竅背上有八卦胸前有七星兩膀有毛相貌凶惡知是妖怪投胎與妻商議抱送前去田氏不捨宗旦勉強抱送渠潭之內而回驚動當方土地出來護救送到巢窩之中夜來三更時分土地公公來到宗旦家內託其一兆吩咐宗旦仍抱回扶養說罷而去次日宗旦走渠潭過果見此子抱回家來田氏一見心中歡喜喂乳撫養取名黃巢表字天來攻書上學滿腹文章長大成人孝順父母習學武

宗旦見兒文武全才心中大喜有偈為記
光陰似箭催人老 日月如梭不久停
長大成人年十六 百般武藝伴件精
順承父母老年尊 文武全才是處聞
只待開科選舉子 好將會試躍龍門
却說信宗皇帝駕座長安城內臣啓奏四路刀兵八方烟塵天下大亂傳旨發榜開科考取天下舉子黃巢聞知告稟父母要上長安會試揀定良辰吉日收拾行李馬匹拋別父母曉行夜宿來至長安歇在招商客店等候開場正

逢黃道吉日五鼓開炮天下舉子一個個戎粧結束總去下場跑馬射箭都起頭名狀元不言天下舉子且說黃巢跑馬連中三箭宗師傳令選上金殿恭見信宗皇帝看見黃巢相貌凶惡嚇得魂不附體連忙傳旨速令退下黃巢無奈只得退下金殿有偈為証
黃巢見景怒生嗔 惱恨昏王不是人
肉眼不識金鏤玉 錯把忠良當佞臣
雖然相貌生來惡 豈肯為非作亂民
不是奴家起歹意 昏王逼我坐龍登

手邊若有三元將 殺上皇陵我為尊
左思右想無主意 出得長安作野論
且說長安城外有一藏梅寺寺內有當家和尚法名叫做了空晚來上殿焚香放下琉璃點燈看見琉璃無油便罵徒弟為何不添油沙彌說日曰添油不知是何人偷去當夜和尚一人睡在大殿看守三更時分見兩個鬼使手提琉璃走進殿來放下琉璃取油和尚向前大喝一聲說道你是何方妖怪敢來偷油鬼使說我不是妖怪乃地府之司奉王命各廟取油與判官造冊和尚問道造的何冊

鬼言場間作亂該殺人八百萬血流三千里。惡的上册生
 的存留了空便問救在何年。從那方投起何時開刀。鬼言
 就在今年。長安城外起兵了空開刀起手和尚問道有幾
 個了空鬼言只有一個和尚聽言求鬼爺救命。僧人就叫
 了空鬼言我尋馬能救你和尚見說哀哀哭道
 了空聽說泪盈腮 只怕身亡跪乞哀
 自幼為僧削髮後 看經念佛拜如來
 三皈緊守常無過 五戒堅持永不開
 哀求鬼爺生意念 饒我殘生免受災

和尚說僧人就是了空望鬼爺救我性命鬼言怎能救你
 了空說鬼爺在閻王面前講個情分。就給我鬼言問言
 錢而無情怎麼講得也罷持你一條生靈起兵之人。乃是
 菩薩你苦求他可以錯過和尚說道我怎麼認得那黃巢
 鬼使說面帶金錢口露牙齒不用你尋自然而來你在寺
 內等候懇懇款待禮儀相拜。他自設計相救於你可保無
 虞了空聽言稱謝善哉善哉。阿彌陀佛古偈為証
 了空聽鬼說真言 嚇得三魂少二魂
 急忙去到方丈裏 胆戰心驚說原因

大家聞知痴呆了 渾身直是汗淋淋
 人人都怕鋼刀死 不曉黃巢可講情
 了空次日叫徒弟辦齋等候。不題却說黃巢不第而回。心
 懷不憤行至城外。馬上舉目看見前面有一寺院殿閣峻
 麗天色將晚投寺借宿。明日再作道理。忽然詩興發作吟
 詩一首 詩曰
 壯哉山寺石巖邊 渺渺遙瞻斗極連
 殿閣巍峩侵碧落 樓臺繚繞接清泉
 金鐘隱隱雷聲響 寶塔重重月影圓

靜聽法華皆梵語 誰知此處有西天
 黃巢作詩已畢下馬走至殿前方丈大眾一見面帶金容
 二目圓睜必是黃巢大眾齊跪口稱黃巢爺求發慈悲饒
 恕出家人性命保活萬代為尊黃巢剛得此言不知何故
 了空將前夜之事說了一遍將軍起兵之時。該把我了空
 開刀所以苦訴將軍大展惻隱之心。留恕了空性命功德
 無量黃巢聽說果有此理眾等各要回避黃巢說既然如
 此可保無虞不斬和尚與大眾大眾歡喜而退黃巢當晚
 見月色光明隨步遊玩來到花園抬頭忽見雲中有一仙

女子捧寶劍相獻。口言此劍殺人八百萬。血流三千里。說
 罷而去。黃巢方悟。次日對和尚說。五月十五日。與兵試劍。
 大眾湏要躲避。莫在馬前攪路。開刀之後。無妨出陣。向前
 衆僧言。我們俱到後庄去化齋。只留師傅看守寺院。一人
 好躲。竟散而去了。空在內。無處藏身。見廟外有枯樹一株。
 却好躲得。只說無碍。放心在內。有偈為証。聽我道來。
 了空設計躲黃巢。想去思來無處逃。
 却見樹中好藏體。何曾露跡半分毫。
 莫說凡夫難尋着。就是神仙也不料。

讓他一刻開刀後。方顯今朝主意高。
 却說黃巢擇定午時。上陣披掛上馬。手持寶劍。寺內並無
 一人。連雞犬也沒有。四下看來。只有枯樹一株。就將此樹
 開刀。開刀之後。有僧人不殺也。無忌憚說罷。一刀砍去。滾
 出一個和尚頭來。乃是了空。也是他前世該應遭劫。死於
 黃巢之手。八百萬起首。巢嘆詩一首。
 出家發恨苦潛修。那曉了空命應休。
 枯樹深藏人不見。誰知寶劍弗遲留。
 黃巢兵起未開刀。只見寺僧望外逃。

不是了空藏不密。難逃劫數命中招。
 黃巢嘆罷。催馬殺奔長安城來。走不多遠。前面來了數千
 人。馬手執刀鎗。巢大喝一聲。你等何人。做甚麼的。衆壯士
 道。我等乃不中舉子。回家去的。巢曰。我亦如此。昏王見我
 貌醜不中。我今反上長安。你等可助我成功。各有官職。衆
 壯士言。願情保駕。一同殺奔長安。殺得尸山血海。傳宗難
 以抵敵。領兵逃走。黃巢得了長安。衆人保他為王。傳令叫
 朱溫。洗至後宮。見一宮女。朱溫盤問。知是御妹。朱溫與宮
 女暗結夫妻。朱溫設計。將玉妹扮作小兵。逃奔僖宗營內。

朱溫投降唐營。招軍買馬。收得李存孝與黃巢大戰。報八
 百萬冤魂之仇。黃巢大敗。敗至鴉谷山邊。忽見一人。掃路
 巢大喝一聲。你是何人。擋我去路。那人言道。我今特來收
 劍。黃巢大怒。手提寶劍。用力砍去。那人帶劍化道風。風而
 去。巢無奈。來到山前。見石碑上有詩一首。待我念來。
 忠義千秋交戰爭。理宜為主四年征。
 朱溫投到唐營內。存孝出兵國泰清。
 陽世殺人八百萬。陰司收鬼兩三層。
 將軍解得詩中意。同到幽冥見至尊。

黃巢講詩已畢。心中明白。想當初霸王自刎烏江。都是英雄奸漢。今我黃巢也。被在此而亡。有漢詩一首。

為人切莫逞剛強

萬里江山是夢梁

富貴功名風裏燭

奸雄蓋世草頭霜

前年和尚樹中死

今歲黃巢山下亡

奪利爭名都是假

不如及早見閻王

黃巢吟詩已畢。自經而亡。一靈真性來至幽冥。見十五禮畢。一同參見地藏教主。目蓮哀告菩薩慈悲。放我母親出獄。起昇樂境。教主說。收魂還獄。將功抹罪。可釋你母離獄。

同生極樂。目蓮方欲謝。恩旁又問出閻君。啟上我主權。且暫停。還有一事。委明猪羊性命。也要他親自收來。教主依奏。差了鬼使。前日蓮真性送到陽間屠家。投生宰殺猪羊。將些孤魂。概皆收盡。始得起昇。鬼使領命。送於長安城內。賀祥屠家。托生去了。鬼使覆命。不題。偈曰。

黃巢真性入幽冥

寶殿闍羅把禮手

地網難逃冤孽債

天羅怎漏法民情

幽冥教主今依奏

尊者目蓮又托生

要識青提證素處

再聽下卷說分明

目蓮二世 六道輪迴 陽間托生 投與黃門
取名黃巢 收鬼還獄 三世輪迴 托生屠家
宰殺猪羊 冤緣填償 目蓮證果 青提起昇

起念斷然有碍 留情必定生災 靈明何時到三台
行滿自皈原海 不論成仙成佛 湏從箇裏安排
清清淨淨脫塵埃 真果飛昇上界
木性圓明道自通 翻身跳出五行中
修成變化非容易 煉就長生豈俗同
清濁幾番隨運轉 泉源劫數任西東
逍遙萬億年無記 一點神光永注空
且說長安城內。東門有一賀家。巷姓賀名祥。娶妻蕭氏。並無手藝。只有屠家生理。妻子有孕在身。懷胎足月。生下一

子。夫婦心中歡喜。焚香拜謝天地。取名賀因。自從生子之後。主意倍好。日月如梭。賀因長大成。人讚嘆。幾句偈曰。

日月如梭曉夜忙
長江後浪催前浪
送他上學到書堂
不覺攻書三四載
決無半句入衷腸
看他惟有一件妙
只會殺猪並宰羊
便請冰人覓美娘
賀祥兒子成人大
未曾多日娶妻房
覓得美娘過六禮
賀祥得病卧牙牀
娶媳來家將一載

不曾十日身亡故
蕭氏老娘體不康
半月抱病化鴉去
呼天捨地痛悲傷
請僧超度双父母
夫妻守業過時光
自從以後祖傳手
生意興隆實在忙
不表賀因生意茂。賊再言對門有個姓王名善。小店經營。香燭紙馬。因他自幼吃齋。看經念佛。人都稱他王道人。每日四更起來誦經。天明開店生理。以度光陰。這賀因每夜聽他木魚聲。响起來。燒湯殺猪。打洗完成。天明賣肉。不早不遲。賀因心中想道。多虧王道人無以為報。一日飯後無。

事在門前吃茶。看見道人也沒事。竟欲與他談談。將茶壺提到王家店。向道人說。敬你一杯茶。道人言。請了請了。我是吃齋人。不吸人家茶。飯。賀因說。我今無事。請你談談。道人說。你欲聽修行妙理。賀因言。正是。你且聽我道來。

持齋行善到天堂
造孽終歸地獄藏
可嘆關中光景短
譬如天上午時光
功名富貴三春夢
益世鼎雄九月霜
萬事看來俱是假
修行念佛無常
修行立志要堅剛
推倒從前恩愛堂

意外無須開口舌
道中自有好陰陽
功成圓滿朝金闕
脫却凡胎入帝鄉
在世為人貪血食
陰曹罪案自承當
道人吟罷。賀因說。修行原。是好的。但無生意。將何度日。道人言。凡人百業。好隨身。我勸你另尋別業。不要殺生。害命。造孽如山。到得百年臨終。果報難逃。賀因說。我也曉得有。罪。只是我見畜生。就要殺他。不知何故。想也。應讀如此。今不免發恨。向善。好躲。無常。我有幾句。詞。聽我道來。

崇朝宰殺是猪羊
多少生靈被我傷

好殺明知有報應 靠他取利過時光
欲將不把屠家做 別業無如不在行
埋怨問君為甚故 教余做個殺猪郎
賀因說再過幾年也要改業持齋向善即時別了道人心
中想道我謝他連茶都不擾心生一計每日將錢暗送與
他聊表寸心道人從此之後每日見有錢包不知何來心
中暗想莫是菩薩見我持齋向善生意利微賜我養生度
日不言道人心喜之事且說觀音菩薩慧眼遙看看見目
邊冤孽已盡又因王道人修行已久我且去度化他二人

一番也好便叫韋陀護法善才龍女隨我前去駕起祥雲
來至長安脚踏此塵化作一僧來到王道人店內道人和
和尚說請坐要買甚麼和尚回言請看紙的道人說阿彌
陀佛我自開店以來未曾見一僧人請香此乃是好和尚
請問老師寶刹在那座名山來路多少和尚回言從西山
而來道人言到此做甚和尚云至此訪道世間因有人持
齋念佛不知正法怎知如來三皈緊守五戒堅持如若不
知難成正果我將來勸化王道人言余自幼誠心吃齋念
佛正欲求師指教你來得正好今天色已晚不用到叢林

安担就在此歇宿如何和尚道好的我先有幾句偈奉告
空吸長齋幾十秋 何曾忝透佛根由
不除妄想休論道 未脫貪嗔有甚求
西悟利那成佛法 心迷永劫轉輪流
鑰匙失落難開鎖 死後何方佛祖收
王道人聽得心中歡喜急忙上起燈來闌上店門收拾晚
齋一同用過和尚向道人說持齋必須皈依三寶生前修
成正果死後逍遙自在免受輪迴之苦道人言既如此求
師傳慈悲開示弟子今晚皈依明日隨師傳入山修道情

願伏侍我師一同修行和尚說你既有真心我與你當為
序頂授記當時請師上座道人跪在塵埃焚香恭拜請師
傳開示和尚說聽我道來有偈為証
真經本是佛經遺 聽者甚多依者稀
在室出家都可學 無論老少與高低
一靈真性能成道 三教同源請勿疑
奉勸世人求正法 不須誇說說是非
不言佛道二人講法且說賀因帶夜不聞木魚聲响多睡
一時不覺天明鄉村有一人姓吳名斗鬼上城買肉只見

店門未開。敲門亂喊。賀因驚起。開門一看。日高三丈。那斗
鬼喊道。幾日前。丟下定錢。說今日大早。要肉為何。就候我
的工夫。急得亂跳。口中喊說。我有幾句言詞。你且聽來。
離城數里。住東方。家內無人。作事忙。
早起上街。來買肉。回家賞牛。慶端陽。
別的店內。都完了。你店殺豬。未開張。
屠戶理宜。要起早。為何睡到天。天光。
斗鬼嚷道。快將定錢。退我。往別處去買。賀因頓口無言。就
將定錢。退出。悶悶不樂。抬頭看見。王道人。家門也未開。是

何緣。故用手推開。走進門去。問道人。你今日為何。不念經。
道人言。你有所不知。昨晚來了一位僧人。我與他談佛法。
未得念經。和尚向道人言。你還替他念經。道人言。不是。和
尚說。既不是。替他念經。他因何。生怒。道人言。不知為甚。賀
因說。我若不言。你也不明白。我有幾句言詞。聽我道來。
王道五更。起誦經。木魚敲得。响玲玎。
驚醒。把猪羊殺。洪刷現成。等日明。
賣下肉錢。我養命。茶湯奉敬。你嫌腥。
只得錢文。暗送你。些微聊表。自家心。

今朝正遇。天中節。生意家家。都是忙。
是你談經。耽擱我。不怪道人。怪劉郎。
賀因言罷。和尚向地。下一看。果有錢包。拾起在手。道人就
念幾聲。阿彌陀佛。還是肉錢。我怎麼。就用和尚言。是他送
來。不妨。看他言來。想必怪我。耽擱他。未曾殺豬。待我去替
你殺幾個。猪如何。賀因說。我不信。你乃出家之人。怎能會
殺猪。來不用細殺。賀因不信。隨即請到店內。道人聽說。大
驚。我掃地。怕傷。虫蟻性命。師傅。還要替人家。殺猪。我也去

看他若真。殺猪。我就不信。三人。來至殺猪。所道人。想道。看
師傅。怎麼。殺法。那和尚。來至猪圈。就呼賀。祥出來。開刀。只
見那猪。眼汪汪。走到和尚。面前。倒在地上。不動。嘆了一
口氣。和尚。拿刀。欲殺。賀因。嚇得。魂不附體。口中。喊道。師傅
且慢。動手。只箇。還小。童換一箇。罷和尚。又呼蕭氏。出來。開
刀。做意。做勢。要殺。賀因。心如。刀割。雙膝。跪下。右手。護猪。右
手。揣刀。口喊。師傅。休得。動手。我有。幾句。言詞。聽我。道來。
一見。兩猪。賣痛傷。眼中。垂泪。落胸。膈。
哀求。師傅。慢動手。饒恕。殘生。命。一奴。

賀祥是我生身父
 父母恩情如山重
 和尚聽說將刀放
 自此爹娘亡故後
 只說昇天好處去
 勸君莫道無天理
 和尚說道你請起來
 我就不殺便了
 叫只兩個猪子
 還往園中去罷
 賀因拜謝
 就請僧道二人
 到堂中坐定
 我今日方知報應
 道人說
 逐日勸你持齋
 向善教莫殺生
 你却不知

信賀因說我常聽人言
 若依佛法就要餓死
 若依官法就要打死
 和尚說道
 都是人謗毀佛法之語
 若是官法好依
 佛法亦是好依
 只要持齋念佛
 敬重三寶
 父慈子孝
 兄愛弟敬
 和睦鄉隣
 信乎朋友
 不行奸盜
 邪淫
 為非作歹
 豈不是鐵煞
 聽我先將官法說來
 有偈為証

不犯官刑洪福大
 時存夫子三分禮
 金榜題中皆善士
 有朝再待皇恩賜

達人知命樂陶陶
 怎得善何六律條
 凌煙閣上盡英豪
 玉殿狀頭名姓標

這是王法為人
 若依一世都好
 若依佛法
 罪孽自消
 安分守己
 信之人
 步步登高
 我將佛法講來
 你聽有偈為証

皈依佛法登三寶
 死後免遭閻子斷
 仙佛班中歸極樂
 吸的仙果瓊漿品

向善持齋道德高
 西方天榜把名標
 龍華會上
 去遊遊
 不老長生
 王母招

和尚講完
 向賀因說道
 你若向善
 吃齋
 救度你父母
 起昇我與你懺悔
 將你從前殺生罪惡
 一筆勾消
 賀因聽說
 心中大喜
 既然如此
 我將家業
 交付與妻子
 度日
 我情願投

師為徒入山修道
 賀因立刻點燭焚香
 恭拜如來
 禮拜師

傳和尚與他摩頂受記
 問示與他
 賀因拜謝
 師傳慈惠
 又拜王道
 道人回言
 恭喜賀因
 問道
 人說你也皈依
 和尚說昨夜皈依
 過了
 你以後
 叫道人師兄
 既然如此
 我再見一禮
 你我就是兄弟
 相稱
 當日師徒三人
 正談到得意處
 忽聽報計
 連叫店東
 快快打發
 和尚去罷
 免得嗔氣
 把你家猪
 養猪媽
 都起度
 死了
 賀因言道
 你不用着急
 向師傅說
 為何而死
 和尚言
 你父母
 脫離畜胎
 托轉人身
 輪迴轉過
 緣往西方
 賀因大喜
 口念阿彌陀佛
 拜謝師傅
 請師在

此暫停一日等徒弟將事料理一番收拾齊備好同師傅入山修道將器具掩埋停備便叫妻子前來吩咐道我今隨師入山修道去了有幾句言詞聽我道來

只見賀因別故鄉
一心向善持齋戒
叮嚀囑咐親兒女
一日三餐清淡飯
自今改業為生計
佛果留傳因果備

斷恩離愛慟悲傷
看經念佛躲無常
家業都交你母當
四時八節舊衣裳
以後無須作屠郎
天心有定管興亡

燭完幾句傷心話
何氏妻子多賢慧
你要修行妻不怪
賀因不聽賢妻勸
到得夫妻分手日
不言同室離情苦
曉行夜宿披星月
一路艱辛將日久
賀因只是隨師走

難止眼中泪萬行
難捨丈夫哭斷腸
坐家念佛過時光
立意修行大法堂
大家痛哭各散場
再說師徒往山崗
渴飲饑餐受雨霜
不知西嶺在何方
王道開言問那莊

兩個都為借道去 心真意假識行藏

菩薩因道人常問西方在於何處見他心意不定暗差法華陀化為老娘善才龍女化做長次二女住山洞顯神試他真假師徒三人正行之間天色將晚賀因只走不言道人言要借宿睡好菩薩用手一指說前面有燈想必是個人家趕上前去借宿一宵明日再行道人言之有理師徒三人走至門前只聽裏面悲切之聲無非嗚咽莫管他家閒事我們且去敲門驚動裏面問是何人打門菩薩說我們問府上借宿的那老娘開門一番哦原來是和尚師

傳速請進來三人走進門去見有佛堂師徒三人恭拜拜過主家老娘說道三位師傅請坐便叫女兒備且奉茶再辦晚膳請問師傅從那座寶山而來到此有何貴幹只兩位師傅是你甚麼人菩薩回言從西靈山而來到此放戒度人只是長安城內新收兩個徒弟請問夫人尊姓寶眷幾位哭為何事老娘回言姓賈丈夫早亡無子所生二女現今未字所哭之事待氏一一言來三位師傅聽了
夫君早喪入幽冥 未有香烟接後根
祇養一双釵裙女 年方二八正青春

看他長大成人了
 曾有媒婆來說合
 我家祖籍胎裏素
 姊妹二人難折散
 指望贅婿好防老
 不論富貴和貧賤
 年紀不問大共小
 那取才容並美貌
 想尋善信持齋戒

飽少門當戶對親
 高難就我低難成
 怎肯嫁他食五葷
 老身無伴靠何人
 做個化錢假子孫
 我有良田可養身
 積善延年有後成
 只須忠厚意虔誠
 做個佳婿擇我門

每日憂愁心裏苦
 為的二女放悲聲

菩薩說原來為的二位姑娘
 未曾恭喜老娘說正是二女
 說媽媽你都老顛倒了
 這等話與人說甚的老娘說兒吓
 師傅是出家人說與他聽好請他與你們做媒
 招兩個女婿
 塔暖呀兒吓更深了掌燈請三位師傅
 要說說善說我
 有徒弟點燈夫人請安
 敬老娘回說得罪了三人來至西
 房安歇那王道人說果然二位好姑娘
 善說還賢慧待
 我明日與你二人做媒
 在此招贅不知他可肯否
 到天明
 與他談說此事看他如何
 倘若肯時我送入山脩道
 你二

人在此招親依舊享榮華
 受富貴免得路途吃苦
 豈不是
 好道人那知菩薩試他心
 聽我道來

觀音菩薩下山林
 傳令隨身護法神
 暗叫韋陀變老母
 龍才化作姊妹們
 洞山顯聖成房屋
 半路試他二道心
 笑煞凡夫未識真
 道人有意思招親
 和尚假言為媒的
 二徒在此贊銀裙
 免受路上風霜苦
 渴飲饑餐省求人
 老娘苦肯恭依允
 二女端然是願情

連理枝頭和合就
 他年必產好兒孫

道人聽說滿心歡喜
 正中機關便叫師傅
 在上小徒奉告
 師傅聽來

自幼修心數十春
 今朝投宿論婚姻
 業師說合將親配
 不就婚姻忤逆人
 師傅說好好大徒弟
 在此招親不知二徒弟
 意下如何你
 也在此招親罷賀
 因見開心中不悅
 懇求師傅發點慈悲
 容小徒中稟聽我道來

哥我投胎到屠門
 明知宰殺不成文

拜師指引脩心路 救祖超昇出苦輪
 半塗若想招親事 萬物還歸落火坑
 寧可化身絕後代 甘心不願再重婚
 二徒說完師傅回言今夜更深權且睡罷明日再談可也
 次早各自起身手臉淨過焚香恭拜佛祖老娘奉茶已畢
 師徒三人皆坐師傅開言說道因你昨晚所言之事意欲
 與令愛為媒就招我兩個徒弟不知尊意若何老娘說不
 棄葷菲願情相配賀因聽言忽然色變向師傅道我別妻
 孀入山脩道為何又說親事老娘道我家持齋吃素念佛

看經在此一樣修行有何不好勸君不必推辭聽我道來
 在世為人總後成 天妻正派是人倫
 洞房花燭成親配 受享榮華過百春
 賀因便叫女菩薩我若貪戀酒色財氣怎肯投師出家入
 山脩道你且聽我道來
 背井離鄉双足征 拋別妻子斷恩情
 酒色財氣無貪戀 富貴榮華不記名
 一念真誠無罣碍 千難決意隨師行
 從今打破癡迷想 跳出紅塵歸佛程

賀因說罷老娘見他不肯招親也就罷了那二位姑娘又
 向前來說道相公聽奴道來
 勤君付要往山岡 削髮為僧苦最涼
 路上寒暑誰顧你 肚中飢渴自承當
 若逢災患臨身日 更有何人奉侍湯
 不若我家鸞鳳配 夫妻好好過時光
 賀因回言小姑娘休要勸我我有幾句言詞你且聽來
 一孤青山景色新 桃紅柳綠豈關情
 清心寡欲成羅漢 粉面油頭妖怪精

財色双忘通大道 貪嗔一起不真誠
 任頭撞破天羅網 跳出臨人坑裏行
 那女子聽說也不顧羞取滿面通紅走向前來便叫郎君
 奴還有幾句言詞奉勸聽我道來
 敬請郎君莫知情 賤婢有意想成親
 我家正好持齋戒 何必他方受苦辛
 日裏三盃充口腹 夜中一衾伴宿身
 入山到老終無盡 誰是知心合意人
 賀因聽女子之言心中大怒口裏嘆道休得胡言我有幾

句言詞聽我道來

佳人臉老太猖狂

我不招親豈勉強

一世光陰如春夢

百年夫婦若秋霜

妙藥何醫卿相壽

有錢難買不無帶

真心向善持齋戒

誰愛風流窈窕娘

菩薩見賀因一念虔誠便叫大徒弟你一人在此招親罷
二徒弟決意不肯我也要他挑行李老娘說也好立刻辦
齋吃了勤身和尚與賀因起程王道人拜送師傅留此招
親不題且言和尚與賀因行不多遠見一座橋梁菩薩走

上坐下便叫二徒弟我有一串數珠早上心忙忘記你師
兄家下快去替我拿來賀因聽說急忙去取霎時間見師
兄房屋被一陣青風刮去跳出一隻猛虎張牙舞爪將道
人抓住食了嚇得賀因魂不在身轉身逃命回頭一望又
見猛虎追來口言吾命休矣那虎跪下將頭只點賀因暗
想這虎必有神佑捨死捐生向前走至虎旁那虎將數珠
丟下而去賀因拾起心中大喜回到師傅跟前双膝跪下
將道人被害之事說了一遍如此如此菩薩說我早知之
有個為証你且聽我道來

我初本欲度西方

設計問心將道試

不識二徒那是良

心邪怎得成仙佛

誰知他愛女紅娘

萬惡從來淫作首

意亂馬能到法堂

菩薩說罷你乃大孝之人不戀酒色財氣道行堅固只是
身還未淨你要跳下橋去將身洗潔淨方能入山賀因
聽說泰透機關將身望河中一跳脫去凡胎現出一靈真
性方知是目蓮投胎收魂不了又轉賀因殺猪宰羊冤魂
方齊總能救母抬頭看見觀音菩薩顯出金身連忙叩拜

菩薩有偈為証

觀音大士下雲霄

救苦凡塵走一遭

接引長安渡西個

屠夫不假道人妖

賀家一子皈依道

超度九泉罪孽消

若不修心歸佛法

閻君怎肯把他饒

假道念經被虎嚼

皆因貪戀美人嬌

殺猪屠戶成正果

王道反傷命一條

菩薩說罷駕起祥雲而去目蓮拜謝起身看見兩個青衣
童子向前言道我等奉十王之命前來接引聖僧目蓮所

詭同到森羅寶殿。恭拜閻羅天子十王。領目蓮來至翠雲宮中。見了幽冥教主。目蓮合掌哀求。教主慈悲。赦母起昇。地藏開言。心中歡喜。你孝心之人。道行堅固。收魂有功。聽我吩咐。偈曰

地府藏王喜笑盈 便稱羅卜且平身
吃苦救母孝心重 二次收魂功行深
犯法孤魂八百萬 人人都有姓名存
將功折罪赦尊母 快把禪杖點獄門
教主吩咐將衣鉢禪杖明珠寶貝交與目蓮。目蓮領收拜

謝歡喜。喜來至鐵圍城門首。鬼使禮拜。目蓮執杖向獄門輕輕三點。呀的一聲。開放獄門。目蓮喊母快來。劉氏聽時。忙忙走出獄來。獄主將門封鎖。目蓮舉起妙法。將枷鎖脫下。鉢內取甘露水與母充饑。母身康健。目蓮攬扶。母親同到翠雲宮中。恭拜地藏教主。自此之後。傳相同妻與子。三人相會。悲喜交加。大哭一場。三人聚會。同證天堂。父子地藏左右護法。劉氏道遠自在。傅相一家三人。永不投東土。轉變人身。讚嘆目蓮三世因果一遍。大眾諦聽。照樣修行。福利無邊矣。偈曰

一家相會翠雲登 父子三人大放聲
幽冥教主生慈念 收為護法兩邊昇
左邊立的傅員外 右邊立的目蓮僧
劉氏青提後宮內 道遠自在佛龕登
宣的本是目蓮卷 龍華會上好修行
勸爾世人齋戒好 莫貪口腹殺生靈
聞聲不忍食其肉 他肉馬能補我身
一日持齋豈不吸 猶如買物去放生
不言死後起三界 就是眼前樂太平

吸此清溪開花物 戒食馬牛葷腥腥
不問腥膻兼親草 勤他安分讀明經
皇天豈肯善人負 總是庸人自取刑
士農工商照常做 娶室生兒一樣行
上報先亡昇極樂 下積陰功與子孫
久後百年歸淨土 落箇賢名與世稱
陰差轉鬼世拱手 就是冥官也起身
層層地獄通通過 馬面牛頭遠遠迎
削去凡名登仙籍 西天掛榜地抽丁

迎他三十三天外 龍會靈山伴世尊

一本目蓮卷宣了 合堂大眾保安寧

恐其錯字錯章句 再補往生與心經

孤魂鬼了一 莫住共泉鄉 隨法悟真常

直下自承當 返照回光現 何地不天堂

目蓮三世寶卷 冤緣果報還原 救母超昇天堂

父母子永長春 南無極樂菩薩摩訶薩